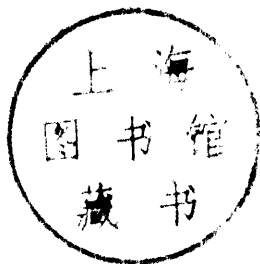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96B



~~1567100~~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35

*M A C B E T H*

★ ★ ★

譯 風 未 曹

斯 白 克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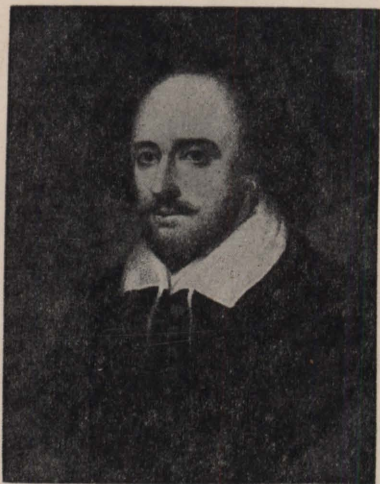
五十三之本譯中集全亞比士莎

敬獻於——

靜淵大姊，盛德二哥，

福德四弟，厚德小弟：

沒有他們多年來的有形與無形的  
幫助與鼓勵，這譯本是不會出現的。



William Shakespeare

此莎士亞全集中譯本  
第一輯十冊之第一版  
精裝本祇共印一百本  
此冊爲第  
號

譯者簽名

一九四六年

月

日



第二齣 第二景

# 馬克白斯

## 登場人物

鄧肯 蘇格蘭王

麻爾孔

杜納而班

他的兩子

馬克白斯

班郭

王軍的將軍

瑪克多夫

利腦克斯

羅斯

孟泰斯

蘇格蘭貴族

安格斯

開斯奈斯

弗利安斯

班郭的兒子

細華德

北申伯蘭子爵，英格蘭軍隊的將軍

小細華德

他的兒子



塞頓 隨侍馬克白斯的軍官

幼童 瑪克多夫的兒子

英格蘭醫師一人

蘇格蘭醫師一人

軍曹一人

看門人一名

老人一名

馬克白斯夫人

瑪克多夫夫人

隨侍馬克白斯夫人的婦人一名

赫刻特

三女巫

精靈多名

大臣、官員、軍官、兵士、兇手、侍從、及送信員各數人。  
背景：蘇格蘭、英格蘭

# 第一齣

## 第一景 一片荒原

〔雷電交作，三女巫上〕

女巫<sup>1</sup> 我們三人在何時再行相逢

在雷聲，電光與大雨之中？

女巫<sup>2</sup> 等到騷擾紊亂已經完，

等到戰事已經敗了已經贏。

女巫<sup>3</sup> 那就該在太陽落山之前。

女巫<sup>1</sup> 地點在哪裏？

女巫<sup>2</sup> 在那草原上。

女巫<sup>3</sup> 到那裏去見馬克白斯。

女巫<sup>1</sup> 我來了，灰色貓！

女巫<sup>2</sup> 癩蛤蟆也在叫。

女巫<sup>3</sup> 就來了！

三人合白 醜即是美，美即是醜，

穿過濃霧濁氣去飛走。

〔同下〕

## 第二景 佛萊斯附近軍營裏

〔幕後軍號聲，鄧肯，麻爾孔，杜納而班，利腦克斯，及隨從多人同上，遇一軍曹遍體血污。〕

鄧 那一個滿身血污的人是誰？看他的樣子他大概能够報告這次叛變的最近的情形。

麻 這就是那位軍曹

他似一位忠心勇敢的人盡力奮戰，

不使我被擒，歡迎啊，勇敢的朋友！

請你把你離開時的混戰的情形

報告給國王。

軍曹 情形很是紊亂不明：

像是兩個精力疲竭的游泳者，互相纏在一起，

縱有技藝却亦無用處，那殘暴的麻克唐華，

真不愧是一個叛徒，爲了他這目的，

有無數種天性上的惡德

畢集在他的身上——從那西面的島上

還有輕兵與重兵源源不絕的來投効

而命運之神呢，看着他這永劫的叛亂微笑，好像是這叛徒的老婆，但是一切還都不够，因爲勇敢的馬克白斯——他真配有這個名字，蔑視着運命，舞動他那因了殺人流血而生烟的鋼刀，像是勇敢的寵兒，割的出了他的道路，

一直衝到那奴才的面前，

他既不與他握手，又不向他告別，

就是等着把他從肚臍豁開到面頰

然後把他的頭安放在我們的城堞上。

鄧 啊勇敢的表弟！真不愧爲高貴的人物！

軍曹 即如那朝陽放射它光芒的所在，

摧毀船隻的風暴與駭人的雷霆自那裏突起；

從這勝利中，本來以爲有令人欣慰的結果，

却漲溢出來焦憂，請注意，蘇格蘭王，注意啊！

在正義披掛了勇敢緣威迫這些輕裝的

兵士轉過身去開始遁逃的時候，

那挪威的國王看見有隙可乘，

攜着輝煌的兵器與精銳的生力軍，

却開始了新的進攻。

鄧 這個可曾使我們的將軍馬克白斯與班郭憂愁？

軍曹 是的，

似麻雀之於蒼鷹，兔之於獅一般，

如果我說真話，我一定得報告他們乃是

裝滿了雙倍彈藥的巨砲，他們就

加倍而又加倍的打擊着那敵人，

除非是他想在巨大的瘡傷中沐浴，

或是要再記住一次高爾勾沙，

我無法說出——

不過我要暈倒了，我的傷口需要救助。

鄧 你的傷口與你的言詞全都與你相稱，

它們全有光榮的氣息，去爲他請醫生來，

〔軍曹被扶下〕

又是誰來了？

麻 是高貴的羅斯爵士。

利 他的眼光多麼匆忙的樣子，祇有在

有驚人的事情報告時才會如此。

羅 上帝保佑吾王！

鄧 你從哪裏來，高貴的爵士？

羅 從凡夫來，偉大的國王，

在那裏挪威的旗幟蔑視我們的天空，

扇得我們人民的心裏發抖，挪威王本人，

率領着駭人的龐大的軍隊，

由那最大逆不道的叛徒高多爾爵士

所襄助，開始了這一天慘然的爭戰；

一直到後來，那女戰神的夫塔全身甲冑，

以他全身的優點來與他相周旋，

刀鋒對着叛徒的刀鋒，手臂抵着手臂，

才挫折了他洋溢的驕銳，然後結果是

勝利屬於我們這邊。

鄧 偉大的歡喜！

羅 現在，

挪威的國王斯文諾渴渴望着媾和，

而我們却不肯答應他埋葬他的軍士，

除非他先繳出在聖可而謨島上  
一萬枚銀幣賠償他們的費用。

鄧 那個高多爾爵士再也不能欺騙

我心中的信任了，去宣佈將他立刻處死，  
然後用他的頭銜去稱呼馬克白斯。

羅 我就去辦理。

鄧 凡是他所失却的全將由高貴的馬克白斯獲得。

〔同上〕

### 第三景 一片草原

〔雷電交作 三女巫上〕

女巫 1 你到哪裏去來着，妹妹？

女巫 2 去殺豬。

女巫 3 姐姐，你呢？

女巫 1 有一個水手的妻子在懷裏放了許多栗子，

她就咀嚼，咀嚼又咀嚼！——「你給我」我說，

「你滾開，老巫女！」那大屁股的賤人大聲喊；

她的丈夫到亞利坡去了，他是老虎號大副

但是我要乘一個篩子航到那裏去，  
而且要變成一隻禿尾巴老鼠，

我一定去，我一定去，我一定去。

女巫<sup>2</sup> 我來送給你一陣風。

女巫<sup>1</sup> 你的心真好。

女巫<sup>3</sup> 我也送給你一陣。

女巫<sup>1</sup> 其餘的我都沒有，

我還知道它們所能吹到各港口，

以及航海家的航海圖上的，

他們所知道的一切角隅，

我要把他擠得乾似乾蕪草

在他那避難所似的眼簾上，

日夜都不許他睡覺；

他將變成一個受詛咒的人：

七天七夜的勞累再九倍

他就要縮，枯乾又憔悴，

他的船隻雖然不會沉，

但是它可要受盡風濤的惡顛播



你們看我這裏是什麼。

女巫<sup>2</sup> 給我看，給我看。

女巫<sup>1</sup> 這裏我有掌舵人的一節大拇指，

在他向着家鄉歸航時把他的船撞破。（幕後鼓聲）

女巫<sup>3</sup> 鼓聲，鼓聲，

是馬克白斯來了。

全體 司掌命運的姊妹們，拉着手，

她們是海洋與陸地的急行人，

這樣團團轉着走啊走，

三次是你的，三次是你的，

然後再三次，恰巧湊成九，

靜些！法術已經使上了。

〔馬克白斯及班郭同上〕

馬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又好又壞的天氣。

班 這裏到佛萊斯有多少路？這些是誰，

這樣枯瘦，衣飾這樣稀奇古怪，

看起來簡直不像這地上的居民，

可是又在它上面；你們可是活着？

你們可是人們可以問路的東西？你們像是懂我的話，  
每個人都同時立即的將她乾裂的手指

置放在她乾癟的脣皮上；你們該是女人，

而你們的鬚鬚却禁阻我將你們

如此承認。

馬 快說，如果能夠；你們是些什麼人？

女巫<sup>1</sup>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讚美你，格拉密斯爵士！

女巫<sup>2</sup>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讚美你，高多爾爵士！

女巫<sup>3</sup>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你將在此後爲王！

班 好大人，你爲何吃驚！好像是害怕這些

如此可悅的消息？憑着真理之名，

你們是空幻，還是真是你們在

外表上這樣的東西，你們稱呼我的

高貴的友伴以已有的榮名，以及未來的

尊貴的預言以及爲王的希望，

他簡直是驚喜得不知所答：對於我你們却不開口：

如果你們能夠窺察時間的種子，

能夠告訴我們哪一粒會生，哪一粒要死，

那麼就也告訴我一些話吧，我既不乞求你們的恩典，  
也不畏懼你們的惡嫉。

女巫<sup>1</sup> 讚美啊！

女巫<sup>2</sup> 讚美啊！

女巫<sup>3</sup> 讚美啊！

女巫<sup>1</sup> 不如馬克白斯，又比他偉大。

女巫<sup>2</sup> 不如他快活，却又更可樂。

女巫<sup>3</sup> 你要生出許多國王，雖然你自己却做不到：

這樣，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與班郭！

女巫<sup>1</sup> 班郭與馬克白斯，全都讚美！

馬 止住，你們這些言語不明的人，多告訴我一些

在西奈爾死後，我知道我做格拉密斯爵士

但是怎會是高多爾？高多爾爵士還活着，

是一位健康而興旺的人物，而說起做國王

那簡直不在可以相信的範圍之中，

同做高多爾一樣的不可能，你們說，

從哪裏聽來的這奇特的消息？又爲什麼

在這一片荒涼悽慘的草原上你們攔住我們，

向我們說這種先知似的言語？說，我命令你們。

〔三女巫突然消失〕

班 這大地像海洋一樣也有泡沫，

她們就是那種東西，她們消失到哪裏去了？

馬 到大氣裏去；看起來像是具有肉體

而消溶到天風裏却與呼吸一般，但願她們不走！

班 我們所談說的這些東西，真在過這裏嗎？

還是我們吃下了令人發瘋的草根

把理智變成了囚徒？

馬 你的子孫會做國王的。

班 你也要做國王呢。

馬 還要做高多爾爵士呢，不是這樣的嗎？

班 就是這個調子。這句話。誰來了？

〔羅斯及安格斯同上〕

羅 馬克白斯，國王歡欣的接到了

你成功的消息；同時當他聽到了

你在那與叛徒們惡鬥中的個人的冒險，

他暗地裏的驚佩與公開的讚美便交鬥着

不知是該說出來還是記在心裏，這樣啞了口。  
從頭到尾的檢視這一天的經過

他看見你置身於堅強的挪威的嚴陣裏面，

絕不畏懼你自己所造成的現象，

死亡的慘景，像是冰電一樣急驟

使者緊隨着使者帥來，每一個人都

讚美你在這防衛他的王國偉大戰事的功勞，

把這些讚美堆積在他面前。

安  
我們被差遣，

從我們王上那裏付給你謝意：

不是即刻在此給你賜賞，而是前來

迎你到他那裏去。

羅  
同時，爲了保證更崇高的榮譽，

他親自命令我稱你爲高多爾爵士：

在這種稱呼中，讚美啊，最高貴的爵士！

因爲它已屬於你。

班  
〔自語〕怎麼妖魔也能說真話。

高多爾爵士還活着呢，你們爲什麼用借來的服裝將我打扮起？

安 前任的爵士是還活着，

但是在嚴峻的刑罰之下，他所有的

那個生命却已被注定要喪失，究竟他是

與挪威的軍隊聯合，還是在暗中給予

那叛徒以助力與便利，還是兩種罪都有，

他盡力促使他的祖國崩潰，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該死的謀叛已經證實又已經承認，

却已將他註定。

馬

〔自語〕 格拉密斯，高多爾爵士！

〔對班〕 你豈不可以期望你的子孫做國王嗎，

那些把高多爾爵士答應加給我的，

對他們也是如此許願？

班

那個倘若完全可信，

除了高多爾爵士之外，還該引起你的

取來王冠的心思，但是真奇怪：

黑暗的工具時常會告訴我們，

一些真話來吸引我們去陷害自己，

用老實的瑣事賺取我們的信任，而在

最重要的後果上將我們騙賣，

兄弟們，有一句話，我請問你們。

馬  
〔自語〕兩件事已然證實

就如同是那帝王之業的一幕壯舉的

歡樂的序曲一般——我謝謝你們兩位，——

〔自語〕這種超越形態者的誘致，

不該是惡；也不該是善；如果是惡，

它爲什麼又給我成功的保障，

開始就使它證實？我已是高多爾爵士：

如果是善，我又怎樣竟會附從那種暗示，

那種可怖的景象都令我的頭髮豎起，

令我那安穩的心房敲打我的脅骨，

違背着天然的法則？眼前的恐怖

絕趕不上駭人的幻想：

我的思念，它的謀殺還祇是狂想，

而已經使我本人如此震撼，以致行動

都迷失在詫異之中，一切存在的

全不是它本來的面目。

班 你們看我們的伙伴多麼神往。

馬〔自語〕如果時機使我爲王，當然，不必我動手時機就會爲我加冕。

班 新的榮譽落在他的身上：

像是我們新製的衣裳一樣。若不用習慣來協助絕不緊貼着它們的模型。

馬〔自語〕不管會有什麼事發生，

時間與鐘點終將度過那最狂暴的日子。

班 高貴的馬克白斯，我們在聽候你的吩咐呢。

馬 請你們給我寬恕：我這鈍笨的腦子，因了

過去的事而感到興奮，仁義的兩位，

你們的辛苦已被牢記在這裏，我每日

都可以翻開來溫習一遍，我們到國王那裏去吧。

〔對班郭〕你且想想適才發生的事，然後慢慢的

在時間中把它考慮了之後，我們再互相坦白的討論我們的感想。

班 很高興。

馬 在那時來到以前已經够了！來吧，朋友們。

〔同下〕



## 第四景 佛萊斯 王宮

〔軍樂聲。鄧肯，麻爾孔，杜納而班，利腦克斯，及侍從人等同上〕

鄧 高多爾的死刑可會執行？那些

受任監刑的人可會回來？

麻 我的大人，

他們還不會回來，但是我會同一個

目證他受死的人談過話：他報告說，

他很坦白的自承他謀逆的大罪，

請求你大人的原諒，他發出來一種

深切的悔恨：在他的一生中都沒有一時

像他臨死時這樣配合他的身份：他的死

像是一個會經演習過受死的人似的，

把他所有的最寶貴事物隨意拋開

像是拋棄最無價值的瑣物一樣。

鄧 真是無法

在面上尋覓出那心中的活動：

他本是位高尚的人物，在他的身上

我會積起絕對的信任。

〔馬克白斯，班郭，羅斯及安格斯同上〕

啊，最高貴的表弟！

我這種不念功德的罪到現在

還重壓在我的身上：在我前面跑得那樣遠

那補償的最敏捷的羽翼都嫌它太慢，

追你不及。但願你的功勞再小些

那樣感謝與補報的優厚

便會屬於我這方面！最後我祇能說，

即使我再能將你償報也還及不上你所應得。

馬 我能有機會盡忠爲你服些微役，

在行事時便已經將我賞賜；你大人的名份

便是接受我們的職責，而我們的責任

乃是你王位與國家的子女與臣僕；

一切祇是份內當然的事，每一件事都應當

用來確示你的仁愛與光榮。

鄧 歡迎你歸來：

我已經開始將你扶植，我還要盡力

使你充份的發展。高貴的班郭，

你所應得的也不該少，也不該不被人們

熟知你的成就；請令我將你擁抱

將你貼放在我的心近處。

班

我如果在那裏滋長，

那收穫都屬於你自己的。

鄧

我豐滿的歡喜，

因充盈而脫離了抑制，企圖將它們隱藏

在悲哀的水滴裏。兒子們，親族們，爵士們，

還有你們那些與我最切近的人們，請記認，

我決定將我的國家與資產傳給

我的長子，麻爾孔，自今以後我稱他爲

坎伯蘭王子，這種榮譽必不能

毫無陪襯的祇加在他一人的身上，

還要有高貴的標配，似繁星閃耀在

一切爲國出力人的身上。從這裏到印弗奈斯去，

我還要再打擾你一番。

馬

若不爲你服役雖休息亦是苦刑：

我自己去做先行人，將你的光降的消息，告訴給我的妻子，使她歡喜。我就如此簡單的告辭了。

我高貴的高多爾！

馬 鄧

〔自語〕坎伯蘭王子！這一步，我必定要摔在它上面，若不然便要跨過，因為它正攔住在我的路上。星啊，掩起你的火，不要讓光榮窺見我在陰暗裏深藏的願望；眼睛閉起吧，不要去用手幹的事；但是在它已做完，眼睛都害怕看見的事，還是要去做。〔下〕

眞是的，高尚的班郭，他眞是充滿了勇敢，我已經被讚美他的話所餵飽了，對於我簡直似一餐盛宴。我們來隨他去吧，他的心思全貫注在先去歡迎我們上：他眞是位無比的親族。

〔軍樂聲，同下〕

## 第五景 印弗奈斯 馬克白斯的城堡

〔馬克白斯夫人上，讀着信〕

馬夫人 「我在勝利的那天遇到她們，根據最可信的報告，我知道她們的知識不祇限於這世界上的事。當我欲望正熾，想多問她們幾個問題時，她們就突然化成一陣風消失不見。當我正立在那裏暗暗驚異時，國王的使者就來了，他們都向我歡呼，稱我做「高多爾爵士」在事先那幾個古怪的姊妹已經用這個名銜稱呼過我，而同時還說過『讚美啊，未來的國王！』這件事，我想應該告訴給你，我最親愛的偉大事業的伙伴，希望你不因爲不知道未來的偉大而失去你該有的歡喜，請將它安放在你心裏，再會了。」

你已是格拉密斯與高多爾，而還要

你命中當有的地位，但是我却怕你的天性，

令你去採行最便捷的路，你是太充滿了

人類慈悲的乳汁；你志願成爲偉大：

也不是沒有雄心，但是你却没有

那必不可少的狠毒；你所祈求的高遠，

你但願用聖潔的手段求得；你不肯欺騙，

而偏又有那非分之想；偉大的格拉密斯，

你要取得那喊着「如你要佔有，你就得如此」的事物；這件事你害怕去做，而做了之後，又不見得情願它不做。你快到這裏來，令我來把我的精神灌注在你的耳中，用我舌尖上的勇敢爲你解除掉那一切攔阻你取得那金環的障礙。命運與超乎凡世的助力似乎都已經用它爲你加冕。

〔一使者上〕

你有什麼消息？

使 國王將於今晚到此。

馬夫人

這個真是瘋話！

你的主人不是同他在一起？倘若如此，他一定會吩咐這裏準備。

使 回稟夫人，一些不錯：我們的爵士已在路上；

我們有一個伙伴在他面前急急趕程；

他差一點透不轉氣來，他的呼吸

祇够說出這一個消息。

馬夫人

好好照應他：

他帶來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

這烏鴉的喉嚨

都沙啞了，來報告鄧肯的命定的進駐

在我的城堡之中，來啊，你們精靈

統制着殺人之兇念的，在此解除我的女性，

把我充滿了，從頭頂到腳踵，滿滿

最惡毒的凶險！使我的血液變厚，

堵塞住那走向悔恨的進口與孔道，

不要令我的天性做懺悔的拜訪

來搖撼我狠心的志願，也不要在这心願

與實行之間保持着和平！你們殺人的精靈，

到我這婦人的胸中來飲我的乳液如飲膽汁，

當你們這些無形的軀體無論在什麼地方

準備執行天性中的險惡時！來啊，漆黑的夜，

把你用地獄中最黑暗的烟霧罩起，

令我的刀鋒看不見它所造成的傷口，

也不要令老天透視過黑夜的厚幕，

來喊道「住手，住手！」

〔馬克白斯上〕

偉大的格拉密斯！高貴的高多爾！

還有比這兩個更要偉大，那後面的讚美！

你的來信已經將我送到遠處，超越了

這無知的現在，而我現在覺得

未來就在眼前。

馬

我最親愛的愛人，

鄧肯在今夜到這裏來。

馬夫人

什麼時候從這裏走？

馬 明天，他的計劃如此。

馬夫人

啊永遠不能，

朝陽永遠再不能看見那個明天！

你的臉，我的爵士，好像是一本書，在那裏

人們可以讀到奇特的事物，欺騙這個世界，

還須順應這個世界；在眼前表示出歡迎，

你的手，你的口；看起來像是一朵純潔的花，

但是要做花底下的蛇。他到這裏來的，



一定要給他完全備妥：然後你便可以將今天晚上的大事整個交待給我；

這一晚對於我們一切未來的晝夜，將佔有冠絕的重要與支配。

馬 我們且再行商談。

馬夫人

祇須裝做無事的神氣：

面色改變便表示心裏恐懼。

把其餘一切都交給我。（同下）

## 第六景 馬克白斯城堡前面

〔奏木笛。馬克白斯的家僕兩旁侍立，高舉火把。鄧肯，麻爾孔，杜納而班，班郭，利腦克斯，瑪克多夫，羅斯，安格斯及侍從等同上〕

鄧 這一座城堡的位置很是怡人；這空氣

輕輕的襲進我們敏感的官覺真是

令人舒暢而怡神。

班

這種夏季的過客，

這慣居在殿堂的燕子，一定讚許，

由於它那可愛的匠藝，蒼天之下的氣息

在此必然細膩惹人：沒有一段石柱飛欄

屏石與突角上沒有這種夏鳥在其上

修築了懸床與繁殖的搖籃：

我會注意過，凡是它們繁殖與居留的所在

那空氣必然清鮮。

〔馬克白斯夫人上〕

鄧

看哪，看，我們的高貴的女主人！

我的人民因愛戴我所給我的追隨，乃是我的煩惱，

然而我仍因其為愛戴而感謝他們。在此

我教給了你們怎樣爲了你們的辛苦而感謝我，

爲了你們的煩勞而感謝我。

馬夫人

我們的全部服役

在每一點上都加倍盡力，然後再把它變雙，

而比起你陛下所加在我們家屋上的

深大而廣厚的榮譽都還是

可憐而單薄：爲了那些已往的

以及在最近，在它們上面的尊崇

我們永是你的荷恩人。

鄧

高多爾爵士在那裏？

我們在他的後面緊緊追趕很有意

做他的先行報信人，但是他的騎術高強；

他那匹偉大的愛騎，與他的靴刺一樣敏捷，

把他先我們而馱到家裏來了。美麗而高貴的女主，

我們今晚爲你的賓客了。

馬夫人

你的臣僕永遠

將他們的家人，他們的本人，與他們的一切，深結着，

聽候你大人的吩咐而做他們的報告，

永遠將屬於大人的還給你大人。

鄧

請將你手遞給我；

領我去見我們的主人，我異常的尊敬他，

而且要對他繼續表示我的恩寵，

請你允許，女主人。〔同下〕

## 第七景 馬克白斯的城堡

〔木笛與火炬。一侍餐者，後隨僕人數名，手持盤碟及進餐用具，自臺上走過。馬克白斯上〕

馬

如果在做完時便算是做完，那麼最好

還是趕快將它做完，如果這暗殺的行爲

能够網住一切後果而因爲他的畢命，

能將成功擒住：可是這一擊，在此

不是獲得一切便是斷送一切，

縱然如此，在這時間的窄岸與狹灘上，

也值得孤注一擲那未來的日子。但是

在這些事上我你仍得遭受世人的批評：我們祇是

教人以血污的行事，這種事，教會以後，

終將回來落在始行者的身上！這公允的天理

將我你毒杯中的液體呈獻給

我們自己的嘴唇。他在此有雙重的信任：

第一點，因爲我是他的親屬又是他的臣子，

這些都是攔阻那行爲的強力：然後又是他的地主，

爲地主的人正應該關起門來阻擋謀害他的人

而不應該自己操起刀來。更且這個鄧肯

他的天性如此純厚，在執行他偉大的

職責時如此明雋，他的德行，

會與天使一般感人，得人同情，必將一致  
斥責謀害他性命的深重的罪惡：

而憐憫呢，也就似新生的赤露的嬰孩，  
在風暴之上跨行，或似天上的小仙，

馳騁在無形的空中的飛騎的背上

它會將這駭人的罪行，吹進每個人的眼中，

令熱淚都把狂風澆熄。我沒有靴刺，

來刺激我心意的兩脅，祇是有

遼闊的野心，而它勒不住馬韉

翻落到另一邊去了。

〔馬克白斯夫人上〕

怎樣了！有什麼消息？

馬夫人 他的晚餐已將近用畢了！你爲什麼離開那廳堂？

馬 他可曾問過我嗎？

馬夫人

你還不知道？

馬 我們不要再進行這件事了，

他最近才加給我榮譽：而我自各色人等，

那裏贏得了黃金似的推崇，

這崇敬正應當被佩戴在他們最新的衣飾上，  
而不當這樣快就被拋擲在一旁。

馬夫人

那希望可是就在你的

最新的衣飾裏欲醉了酒？它可是一直在睡？

現在醒了，對着它的輕易可行的事

而面色慘綠又蒼白？自此以後我可以

將你的愛情也認做如此。你可是害怕

在你的行爲與勇敢上，似在你的欲望上一樣，

做一個言行一致的人？你可是情願有那

你所尊崇爲生命之光華的事物，

而在你的自尊心上却生爲一個懦夫，

令「我不敢」去緊隨着「我想要」

似古代格言裏的可憐的貓？

馬

我請你住聲：

我敢於去做一切男子漢所敢做的事；

比我更大膽的可說沒有。

馬夫人

那是什麼東西，

叫你把這件事，洩漏給我？

在你敢做時，你才能算是個男子漢：  
而且比你的成就更偉大時，你就  
同樣是更偉大的男子漢。在那時

時間與地點都不方便你還要想製造出來，  
它們現在都已成熟，而它們現在的便利  
反而令你萎頓。我會奶過孩子，我知道  
愛護那受我哺乳的嬰兒是多麼可愛：  
而我寧願當它對其我的面微笑的時候，  
把我的乳頭從它無牙的口中拖出，  
把它的腦漿摔得迸裂，如果我也會似你  
發誓過做這件事。

馬 若是我們失敗了呢？

馬夫人

我們失敗！

祇要絞緊你的勇氣恰到好處，

我們就不會失敗。等鄧肯睡熟了時——  
他這一天的辛苦的旅途一定會邀請他去

甜睡不醒——他的兩個管事人

我可以用美酒與盛饌將他們迷住，

令他們的記憶，腦子的守衛者，  
變成一陣烟霧，而理知的接受器

祇像一個酒精瓶，等那豬一樣的酣睡  
它們滲透的本性橫臥得似死去一般，  
那時候你與我對於那無人防衛的鄧肯  
又有什麼事不能下手？還有什麼不能  
加在那海綿似的小官身上，他們怎不可  
替我們的重大謀殺代受罪過？

馬

祇生出男孩子吧：

因爲在你無畏的氣質裏應該除了男性  
再沒有其它的成份。如果我們用血  
塗在他那屋裏的兩個睡着的人的身上，同時  
就用他們的匕首來下手，人們怎會  
不認爲是他們幹的事？

馬夫人

誰敢認爲不如此，

如果我們對於他的橫死再出做哀悼的樣子，  
號洶痛哭？

馬

我的主意已定，我將發動



每一部肉體的官能來做這可怖的事。  
去吧，用最美好的臉色去騙住所有的人，  
必需用虛偽的臉去藏起來說詐的心。〔同下〕

## 第二齣

### 第一景 印弗奈斯 馬克白斯城堡裏的庭院上

〔班郭上，弗利安斯持火把在前引導〕

班 是什麼時辰了，孩子？

弗 月亮已經下去了；我沒有聽見鐘響。

班 月亮下去就是十二點了。

我以為還晚些，大人。

班 停些，拿住我的劍。天上也在節儉，

它們的蠟燭都吹熄了。這個也拿去，

一份沉重的拘狀，似鉛一般掩在我身上

可是我睡不着。憐憫的老天，

請抑制我那可詛咒的思想在睡眠中，

天性對他讓步！把我的劍給我，

誰在這裏？

〔馬克白斯上，一僕人持火把〕

一個朋友。

馬

班 怎麼，大人，還沒有安息嗎？國王已經上床了：

他今天高興得異乎尋常，

他給你的用人們許多賞賜，

這一顆寶鑽他贈送給你的夫人，

稱讚她為最仁厚的女主，他簡直被包在

無涯的滿意之中。

馬 因為未曾準備，

我們雖有心也就不够避免缺陷；

若不然應當更為豐富。

班 都已經很好了，

我昨天晚上夢見那三個醜怪的女人：

她們對於你倒說了些實話。

馬 我不想她們，

可是在我們能够有一些空閑時，

我們倒也可以用它來稍微談談那件事，

如果你肯慨允賞光的話。

班 一切聽你的方便。

馬 如果你肯依從我的主意，等到事成之後，

它會爲你增加榮譽。

班

如果我在企圖增加

榮譽，而仍能保持我的心胸自在

無疚，而又能無所損失的話，

我很願聽你的吩咐。

馬

現在祝你有好的安息！

班 多謝，大人：祝你也如此！

〔班郭及弗利安斯同下〕

馬

去對你家夫人說，把我的催眠酒備好以後，請她敲一下鐘。你去上床睡吧。〔僕人下〕

在我面前我所看見的可是一把匕首嗎，

刀柄正對着我的手？來啊，令我把你抓起：

我沒有抓你在手，可是我依然看得見你

致命的影子，你對於感情怎會不能似對於

目光一樣的清晞可覺？或者你還祇是

心上的一柄鋼刀，一個虛僞的造意，

來自那狂熱奔騰的頭腦？

我依然看得見你。它的形狀

似我現在抽出的這個一樣可覺。  
你領導我走上我所要走的途徑；

我所要用的但是這樣一件兇器，

我的兩眼受着一切其它官覺的嘲笑，

不然，它也許抵得上它們全部：我還看得見你；

同時在你的刀刃與刀柄上面有厚膩的血滴，

這些本來都沒有的。一定沒有這樣的事：

全是那血污的行爲將這景象如此的顯示

給我的眼睛。現在，在這世界的一半上

自然似乎已經死滅，那可惡的夢魔正在嘲弄

那垂着厚慢的睡眠；巫人的邪術正在拿祭禮，

奉獻給蒼白的赫刻特；而鬼一樣的兇殺，

被他的守衛者，那惡狼，召去從事工作，

它的嗥叫乃是他的時辰，這樣輕悄悄的跨步，

用達昆那樣貪婪的脚步，移向他的陰謀，

似幽靈一樣。你堅穩而牢固的大地啊！

不要聽到我的脚步，它們向哪裏走，惟恐

你的石塊都會喋喋的說出來我的行止，

把目前的這件駭人的事從這時候奪去，——它們這時既是如此合適。我縱然嚇他，他仍舊活着；空談只是熱烈的行事上的一口太冷的氣。

〔一聲鐘響〕

我去了，就將完成，這鐘聲在邀我去行事，你不要聽見它，鄧肯；因為它是一聲葬鐘，也許引你到地獄，也許召你到天堂中。

〔下〕

## 第二景 同上

〔馬克白斯夫人上〕

馬夫人 那個使他們沈醉的東西却使我大膽；  
澆熄他們火焰的却把火給我。聽啊！靜！  
這個叫的乃是貓頭鷹，那不吉的更夫，  
它給人以最冷酷的夜安，他就要動手了，  
門該已經開了，那吃得醉飽的隨身僕  
正在用鼾聲來嘲笑他們的職責：我在他們的酒裏下了藥，  
死亡與生存正在他們身邊爭持，

他們是當生抑當死。

馬〔在內〕 誰在這裏？什麼，喂！

馬夫人 啊呀，我真恐怕他們已經醒了，

這事沒有做成：不是那行爲而是那

圖謀未遂才會把我們毀滅，靜些！

我把他們的匕首放好；

他絕不會找不到，若不是他在睡時

有些像我的父親，我便要自己去動手了，

〔馬克白斯上〕

我的夫君！

馬 我已經幹了那件事，你沒有聽見一個聲響嗎？

馬夫人 我只聽見貓頭鷹叫同蟋蟀的鳴聲，

你沒有說話嗎？

什麼時候？

馬夫人

剛才。

馬 在我下來的時候？

馬夫人 正是。

馬 你聽！

誰睡在隔壁的臥房裏？

馬夫人

杜納而班。

馬 這個樣子好悽慘。〔看他的兩手〕

馬夫人 真是一個蠢念頭，說樣子悽慘。

馬 有一個人，在熟睡中大笑，又一個喊「殺人了」！

這樣他們都醒了：我立在那裏聽他們，

他們又說了一遍禱告，就自言自語的又睡着了。

馬夫人 是有兩個人睡在一個房裏。

馬 一個喊「上帝保佑我們」另一個說「阿們」：

就好像他們看見我有這一雙劊子手的手似的，

聽着他們害怕的聲音，在他們說「上帝保佑我們」時

我都說不出來「阿們！」

馬夫人

不要想得這樣多。

馬 但是我爲什麼不能說一聲「阿們」呢？

我那時最需要祝福，而「阿們」這句話

就塞在我的喉嚨裏。

馬夫人 這種事情不能像這種樣子

用思慮；那樣，它就會使我們變瘋。

馬 我覺得我聽見一個聲音喊「不要再睡了！」



馬克白斯謀殺了睡眠」，——那天真的睡眠，睡眠它織起來憂慮的凌亂的絲團。

它是每日生活之死亡，辛苦勞累的暖浴，

受了創傷之心的膏油，偉大自然的第二道菜，是人生之盛宴上的主要的滋養品，——

馬夫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 它仍然對全屋子裏的人，在喊：「不要再睡了！」

「格拉密斯他謀殺了睡眠，所以高多爾

再不能睡着；馬克白斯再也不能入睡！」

馬夫人 是誰這樣喊？怎麼，高貴的爵士，

你真是使你高尚的力量鬆懈不堪了，想事情

竟會如此頭腦昏裂，去取一點水來，

洗掉你手上的這種骯髒的證據

你爲什麼把這匕首從那裏拿到這裏來？

它們應該留在那裏；把它們帶去，用血

塗在那熟睡的隨從的身上。

馬

我再也不去了

我都害怕想到我適才做過的事；

再看一眼我都不敢了。

馬夫人

意志真是不堅！

把匕首給我：那睡熟的同那死去的，

祇不過是圖畫：祇有孩童的眼睛才會

懼怕那繪出的魔鬼。如果他還流血，

我可以用它來彩飾那隨從的臉，

因為必須做出是他們的罪過。（下·幕後敲門聲）

馬

這敲門聲是從哪裏來的？

我是怎麼一回事隨便什麼聲音都使我心驚？

這是誰的手？嘿！它們都會挖出我的眼珠！

那偉大的奈普瓊的整個的海洋可能把我這

手上的血跡洗淨？不能；我的這個手

都會把那無涯無際的海洋染赤，

把那綠色變成紅。

〔馬克白斯夫人又上〕

馬夫人 我的手也與你的，個顏色了；但是我慚愧

有一顆似你那樣蒼白的心，〔幕後敲門聲〕

我聽見有人敲門，

在南面的大門口；我們退回到臥室裏去吧：

用一點水便能洗淨我們的行跡：

這又多麼容易，你看！你平日的胆氣

已離你而去使你無恃無依。（幕後敲門聲）你聽！又在敲了：

穿上你的睡衣，唯恐怕意外的有人來找我們，

看出我們這樣深夜還未就寢：不要這樣

可憐的沉失在你的思索裏。

馬 知道我自己的行爲，最好還是自己不知。

〔幕後敲門聲〕

用你的敲門敲醒鄧肯吧！我但願你能够！

〔同下〕

### 第三景 看門人上 幕後敲門聲

看門人 這真是一頓好敲！如果一個人做了地獄大門的看門人，他可要把鑰匙不知轉上多少次。（幕後敲門聲）敲敲，敲！外面是誰，憑拜爾士勃布的名字？這裏有一個農人爲了豐收而吊死了自己：來得正是時候；你頭上的毛巾足夠多的了；這裏你會爲它出汗的，（幕後敲門聲）敲啊，敲！門外是誰，憑着那另一個惡魔的名字？真是的，這裏有一個騙子，他可以在天秤的兩頭發誓，這邊抵住那邊；他看着上帝的面子

已經犯够了罪，可是不能欺騙老天：啊，進來吧，騙子。（幕後敲門聲）敲敲，敲！誰在門外？真的，這裏一定是個英國裁縫爲了偷一條法國褲料，來到這裏：進來吧，裁縫司務；你可以到這裏來燒你的熨斗。（幕後敲門聲）永遠得不到安靜！你們是誰？可是這個地方做地獄都太冷了。我再也不要做這地獄的看門人了：我本來有心把各種行業的人都放幾個進來，凡是踏着那桃紅色的路到永遠的餓火那裏的人。

〔幕後敲門聲〕

就來了，就來了！我請你們想着點這看門的人〔開門〕

〔瑪克多夫，及利腦克斯同上〕

瑪 朋友，你可是在上床去睡時已經太晚，

令你睡到這時候還不起來？

看門人 真的，大人，我們一直暢飲到第二次鷄鳴，而飲酒這件事，大人，乃是三件事的大挑動者。

瑪 飲酒特別挑動哪三件事？

看門人 真是的，大人，紅鼻子，睡覺同撒尿。至於淫念，大人，它挑動起來又挑動下去；它引動那個念頭，可是却攔阻了它的實行，所以喝多了酒可以說是淫念的騙子。它促成它，又毀了它；它鼓勵它前進又把它的撤回；它勸它做，又叫它灰心；叫它堅持，又叫它堅持不住：總而言之，用一個睡眠騙了它，然後給了它這句謊，就走了。

瑪 我相信飲酒在昨晚一定也給了你這句謊。

看門人 一點不錯，大人，正堵在我的喉嚨裏，可是這句謊話，我立刻就報了仇；這個，我想。它絕不是我的對手，它雖然有時候能抓住我的腿，可是我略一移動就把它拋翻了。

瑪 你的主人有動靜了嗎？

我們敲門把他敲醒了；他從這邊來了。

〔馬克白斯又上〕

利 早安哪，高貴的大人。

早安，兩位。

瑪 國王起身了嗎，高尙的爵士？

還沒有。

瑪 他昨夜吩咐我早些喚他起來：

我幾乎錯過了時刻。

我來領你到他那裏去。

瑪 我知道這對於你是高興做的辛苦事；

但是它總是辛苦。

瑪 我們喜歡做的工作，它本身就治癒了勞累。這就是那門口。

瑪 我就來大胆喚他吧，

因為這乃是指定給我的工作。

利 國王今天從這裏動身嗎？

他動身的；他如此吩咐來着。

利 這晚上很不寧靖；在我們睡的地方，

我們的煙囪被吹倒了；同時據他們說，

聽見天上有哭聲；還有奇異的死人的號叫；

而且用駭人的聲調預言着說，

有可怖的變亂及禍事即將生下來

到這苦難的時候：那陰森森的鳥

一夜到明驚叫個不停；有人說，這大地，

也在發抖，曾經撼震。

這夜的確不靖。

馬 利

在我年輕的記憶中我還

找不出一次相同的例證。

〔瑪克多夫又上〕

瑪 啊可怕，可怕，可怕！舌頭與心胸都不能

想像與叫出你的名字！

馬 及利

有了什麼事？

瑪 毀滅現在已經完成了它的傑作，

那最渾神的神殿現在已經打開了

上帝的塗膏的神殿，而從那裏竊去了

這廟堂的性命！

你說的是什麼？是性命？

瑪 利 馬

你可是說的他王上？

你們走近那臥室，用一個新的「葛貢」之像

毀滅你們的眼光；不要吩咐我說話，

去看，然後你們自說吧。〔馬及利同下〕醒來啊醒來！

把那警鐘敲起來，兇殺同叛逆！

班郭同杜納而班！麻爾孔！醒來！

來看死亡的本形吧！起來，起來，去看。

那天地末日的影子！麻爾孔！班郭，

從你們的墳墓中起來，似幽靈般行走。

來面對這可怕的景象！把鐘敲起。〔警鐘響〕

〔馬克白斯夫人又上〕

馬夫人 是什麼事，

用這樣嚇人的鐘聲召集這宅第中的

安宿者來集聚談論？你說，你說！

瑪

啊，仁善的夫人

我所能說的原不是你所應當聽的，

這種話在女人的耳腔裏一面說着

就會要她的性命。

〔班郭上〕

啊班郭，班郭，

我們的國王大人被人謀殺了！

馬夫人

苦惱啊，啊呀！

怎麼，在我們的房子裏？

班

在哪裏都太殘酷了。

親愛的多夫，我請你，反證你自己

說不是這樣的。

〔馬克白斯及利腦克斯又上〕

馬

若是我在這事情發生以前一小時死去，

我也算活過幸福的一生了；因為，從此以後，

在這凡人的世界上再沒有一件重要的事：

一切只不過是玩偶：威名與德行已經死了；



生命的旨酒已被取出祇留下渣滓  
來令這酒窖來引以自豪了。

〔麻爾孔及杜納而班同上〕

有什麼差錯？

杜

你說的正是，可是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血系的泉源，那頭緒，那活水，

已經停了；它的來源已受阻塞。

你的父王被人謀害了。

瑪

啊，被誰？

利 看起來像是他寢室裏的人做的：

他們的手上同臉上塗抹了血跡；

他們的匕首上也是這樣，我們在他們枕上

發現了它們，血跡都沒有擦淨：

他們睜大了眼，驚愕失措；沒有人的生命

能夠交付在他們的手裏。

馬

啊，但是我真悔恨我一時怒起，

就把他們殺了。

瑪

你爲什麼這樣做？

馬

誰能够在同時既驚愕又聰睿，

既溫和又憤怒，既忠心又淡漠？絕不能有：

我的盛大的愛敬突然受到刺激

就超過了它的控制者，那理知。鄧肯倒在這裏，

他銀白的軀體上交織着他赤色的鮮血；

他身上的深入刀痕像是爲了毀滅蹂躪走進

才有的天生的裂口：而在那裏，那兇手，

滿身染遍了他們的營生的顏色，他們的匕首，

無禮的穿着血污套褲：誰還能自抑，

凡是有一顆愛敬之心的，而在那心裏

還有胆量使那愛敬被人知認？

馬夫人

扶我離開這裏啊！

瑪 快照顧夫人。

麻〔對杜旁白〕我們爲什麼噤聲不響，

我們最理由來參加談論這個題目？

杜

〔對麻旁白〕這裏還有什麼話可說，在這裏我們的命運，  
被藏在幽暗的洞穴裏，隨時可以有人衝進來捉住我們？

我們快走吧，

我們的淚水還沒有釀製呢？

麻〔對杜旁白〕我們的強烈的悲傷

也還沒有準備顯現。

班

快照顧夫人：

〔馬夫人被扶掖下〕

我們赤露的身體還在遭受着風寒的襲擊，  
等我們先把它們蔽起來再聚在一起，  
仔細討論這一件最血污的勾當，

再來考察個詳細。懼怕與疑惑搖撼着我：  
在上帝偉大的手掌中我立着，從那裏  
我將同那萬惡之謀逆者的陰險的圖謀  
相奮鬪。

瑪

我也決定如此。

全體

我們都如此。

馬 且令我們迅速的穿上威武的服裝，  
到大廳裏相會。

全體

就算這樣。

〔全下只留麻及杜〕

麻 你要怎樣做？我們不要隨他們去，

一個虛偽的人要表現一種虛偽的悲哀  
那件事真是容易做。我要到英格蘭去。

杜 我到愛爾蘭去；我們分頭去尋覓命運

會使我們都能安全：在我們這裏，

人的笑臉中都有刀鋒：血統關係愈近，

愈險惡要殺人。

麻 這放射出來的殺人的羽箭

還沒有射在它最後的目標上，我們最安全的路

還是躲避開那個靶子，所以快上馬吧：

我們不必拘泥於告別的禮節，

而偷偷的走吧，當再沒有慈悲留存時，

私下逃遁也就情有可原了。（同下）

#### 第四景 馬克白斯的城堡外面

〔羅斯及一老人同上〕

老人 六十又十年我記得清清楚楚：

在那長時間的全部裏我也曾看見

可怕的時間與可異的事：但是這駭人的一晚把以前的經驗却都顯得渺小了。

羅

啊！好老父，

你看哪，這天庭，爲了人類的行爲而煩惱，

正威嚇着這血污的舞台呢：按鐘點已經天明，

而那黑夜却扼住那永遠流動的明燈。

究竟是黑夜的勢力在支配呢，還是白日的疚慚，

在活躍的光明應該親觸這地面的時候

黑暗却將它掩起？

老人

真是天理失常。

就像那件事一樣，在上星期二，

一頭蒼鷹在高空上傲岸盤旋時

竟被一隻捉老鼠的貓頭鷹啄殺了。

羅 還有鄧肯的馬匹——這種事最希怪而又最真——

駿美而迅足的，是它們同類中的驕子，

突然性子變野，衝破它們的馬廄，投身出來，

拚命掙扎不肯聽命，好像是它們要同

人類爭戰一般。

老人

聽說它們還互相齟齬。

真是如此，我親眼看着它們，

驚異不置，好瑪克多夫從那邊來了。

〔瑪克多夫上〕

這世界上的事現在怎樣了，大人？

瑪

怎樣了，你沒有看見嗎？

羅

可曾查出來是誰幹的這罪惡滔天的血污的事？

瑪

是馬克白斯殺死的那幾個人。

羅

啊呀老天！

瑪

他們又能有什麼好處？

瑪

他們是被收買了：

麻爾孔同杜納而班，國王的兩個兒子，

在暗地裏偷偷的逃走了：這樣他們就犯了

做這事的嫌疑罪。

羅

更是違背道理：

沒有好處的野心，這樣反會吞噬了

你自己的生命之資！這樣看起來，

那王位很可能會落在馬克白斯的身上了。

瑪 他已經被提名繼位了，他已經到斯康去  
準備登基了。

鄧肯的尸首在哪裏？

瑪 拾到孔爾姆基去了，  
就是他祖先的聖潔的陵寢，  
守衛着他們遺骨的地方。

你到斯康去嗎？

瑪 不，老兄，我要到凡夫去。

好的，我到那裏去。

瑪 好吧，希望你在那裏看見一切順利進行：再會吧！  
我恐怕穿起新衣裳不如舊衣服舒適呢！

羅 再會了，老父。

老人 上帝的祝福與你同在，  
自惡中化出善良，自仇敵中化出朋友的人們。

〔同下〕

# 第三齣

## 第一景 佛萊斯 王宮

〔班郭上〕

班

你現在到手了：國王、高多爾、格拉密斯，一切，  
像那古怪的女人所預許的；可是，我恐怕，

你爲了這些却使過最骯髒的手段：可是據她們說  
你的王位不能繼存到你的後代子孫，

却是我這人要做許多國王的根源

與始祖。如果她們的話還有些真——

就像是她們的預言告訴給你的，馬克白斯，那樣——

可不是，事實上對於你一點也不錯，

她們豈不可以也是我的神諭，

將我樹立在希望之中？但是住聲：不要再說。

〔出場號聲，馬克白斯，國王裝束；馬克白斯夫人，王

后裝束；利腦克斯，羅斯，男女貴族及侍從人等同

上。〕



馬 我的主賓在這裏。

馬夫人

如果把他遺忘了，

就好像在我們盛大的宴席上有了缺陷，  
一切全不適襯。

馬 我要在今晚舉行一個隆重的宴會，大人，  
我必得邀請你參與。

班

請你大人

頒令吩咐我：我的職責將永遠被一個  
絕不能解開的牢結

與你的命令相結在一起。

馬 今天下午你去騎馬嗎？

班 去的，我的好大人。

馬 若不然，我倒要聽取你的健全的意見。

你的主張一直是對於當時的會務

嚴正而宏大。但是我等到明天也行。

你騎馬到很遠的地方去嗎？

班 就照着從現在到晚餐之間的時間

所能允許去的那樣遠，我的大人：若是我的馬步遲緩

我就得向這黑夜告借一兩個  
黑暗的時辰。

馬 不要誤了我的晏席。

班 我的大人，絕不能。

馬 我聽說，我的本家兄弟已經安居在  
英格蘭與愛爾蘭，他們不但不自承

他們傷害天理的殺親之罪，反而用妄言妄語  
充滿他們的輿者；但是那件事且等到明天，  
到那時我還有國家的要事都需要

我們共同處理，你快上馬去吧：

等你晚上回來再見，弗利安斯也陪你去嗎？

班 是的，我的好大人；我的時間已經不太多了。

馬 我祝願你的馬匹敏捷而安穩：

我就這樣將你托付給它們的脊背了：

再見，

〔班郭下〕

請每一個人，都自由的去支配他的時間，  
一直等到晚上七點；爲了使歡聚變成

甜密的受人歡迎的事，我也要在晚餐之前

一個人獨處：在那時以前，上帝保佑你們！

〔除馬克白斯及一侍從外全下〕

夥計，對你有一句話：那些人可在等待着  
我的吩咐？

侍 他們都等在宮門外面，我的大人。

馬 領他們到我這裏來。

〔侍從下〕

這樣還算不了什麼；

除非是如此而又安全……我對於班郭的擔心

根深蒂固；在他的天性的高尙中

有一種令人畏懼的成分；他無所不敢爲：

而且，在他那種心上的無畏的氣質上，

他還有智力足以控制他的勇敢

在安全當中行事，除了他之外，

再沒有人能令我畏懼，而在他面前

我的命星便受了抑制；就如同，據說，

馬可安東尼之受制於該撒那樣，他斥責那三個巫婆，

當她們第一次將國王的頭銜加在我身上時，

他會命令她們對他說話，於是，先知似的，

她們就歡呼他爲一系帝王的始祖；  
在我的頭上她們放了一頂無結果的王冠，  
在我的手掌裏放了一柄空虛的王節，  
在將來却要被一支不屬於我直系的人所攫取，  
不能由於我的子孫承繼，倘若真是如此，  
我弄髒了我的心原是爲了班郭的後嗣：  
爲了他們，我謀害了尊榮而高尚的鄧肯；  
在我的和平之軀殼中安放了深切的仇恨。  
祇是爲了他們而把我的永生的靈魂  
交給了魔鬼。

使他們做國王，班郭的種子做國王！  
來吧，命運，走進決鬥場來，寧肯挑逗我  
走到極端，我也不肯如此！誰在這裏！

〔侍從又上，兩兇手後隨〕  
現在你到門口去，等我喚你再進來，

〔侍從下〕

我們可是在昨天談過話的？

兇手1。

是的回稟你大人。

馬

那麼好，現在

你們可會考慮過我所說的話？你們知道  
全是在過去使你們的命運

那樣暗淡悲慘，而你們却一直以為

是無辜的我，這個在我們上次相會時

我已經向你們說明與你們詳細證實

你們怎樣受人欺騙怎樣受虧待，被利用，

是誰人指使，以及其它一切，這些都可以

使一個白癡同一個心理瘋狂的人

都說道「原來是班那幹的這事」。

兇手<sup>1</sup>。

你已經告訴過我們了。

馬 我的確說過；其用意還不祇如此，這就是

我們再度晤談的原故，你們可是自認

在你們的天性中忍受的成份那樣蓋過一切，

你們都肯輕放這件事過去？你們竟那樣信神，

竟肯替這一個好人與他的子嗣祈禱，

他的沉重的手把你們都壓在墳裏，

令你們的子孫永遠做乞丐？

兇手！

我們也是人哪，我的大人。

馬 是的，在那張單子上你們倒算是人；

就好像獵狗，賽跑狗，混血狗，長耳狗，野狗，

雜毛狗，水狗，雜交狗都有着

狗的名字一樣：那評論價值的紙單上

却清楚的分列下來，善走的，遲鈍的，狡滑的，

看家的，打獵的狗，每一種都按照

那寬大的自然在它身上所

賜予的特長，根據這個，它才又接受

一個特殊的稱謂，在那張把它們

都寫成一類的單子上：人們也是如此。

現在，如果你在這一單子上有一個位置，

你該說，不要在人類的最劣等裏；

這個我願把那件事安置在你們心裏，

你們將那事做了便可以剪除掉你們的仇人

令你們被我緊記在我的心與喜愛之中，

我因了他的生存而生活得抑鬱寡歡，

而在他死後却十全十美了。

兇手<sup>2</sup>。

我這人，我的大人，

已經被這世上的惡毒的吹打與顛蕩

刺激與磨練得够了。我寧願不顧

我的任何行徑來表示藐視這世界。

兇手<sup>1</sup>。

我也是的，

如此厭倦了災禍，與命運相糾纏，

我都願將我的生命寄托與任何人，

將它改善或是將它銷毀。

馬

你們都知道，

班郭乃是你們的仇人。

二兇手

是的，我的大人。

馬

他也是我的，同時那血仇那樣深，

以致他的生存之每一分鐘都在威脅着

我生命的核心：可是我雖然能用

簡簡單單的權力將他自我面前剪除，

同時令我的意志爲之負責，可是我必不能：

因爲我與他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他們的友愛我不能輕棄，我還要哀哭

我所擊殺的人的殞落：全是爲了這個  
我才來向你們的助力乞求友好，

爲了幾個重要的理由將這事在

衆人的眼前遮起。

兇手<sup>2</sup>。

我的大人，我們定將

按照你的吩咐行事。

兇手<sup>1</sup>。

即使我們的生命——

馬 你們的忠誠溢於言辭，至多在這一小時裏，

我就可以指示你們躲身在什麼地方，

告訴你們這時候的最完備的偵查的結果，

與下手的時刻，因爲這事必須於今晚實行。

而且要不在這王宮附近；切實要記住

我需要一種清脆與爽快，同他在一起的，——

不要在這件事留下一點痕跡——

還有他的兒子，弗利安斯，陪伴着他，

他的死滅對於我的益處也似他

父親的一樣實惠，他也必需擁有

那黑暗時辰的命運，你們自去做主意：



我立刻就到你們那裏來。

二兇手

我們主意已決，我的大人。

馬 我立刻就來看視你們：到裏面暫憩。

〔二兇手同下〕

這事已然決定：班郭，你的魂靈已經飛了，  
如果它要尋找天堂，它必需在今晚去找。

〔下〕

## 第二景 宮裏

〔馬克白斯夫人及一僕人上〕

馬夫人 班郭已經離開王宮了嗎？

僕 是的，夫人，但是今晚就要回來的。

馬夫人 你去對國王講我在等着他，有閑時有幾句話說。

僕 夫人，遵命。〔下〕

馬夫人

力氣用盡，結果毫無。

我們的欲望雖然已經達到，却沒有滿意的事：

做我們已經毀棄的那種地位上的人都會比

由於那種毀棄而今日生活於疑懼的歡喜之中更為安全。

〔馬克白斯上〕

怎麼樣了，我的大人！你爲何總是一人孤處，把那最可惱的想像當做你的伙伴；

還在培植着那種思想而它們早就該同它們所想念的事一起死亡？沒法挽救的事

就應該不再去想；已經做了，就是已經做了。

馬

我們祇是打傷了蛇，還不會將它殺死；

她就會痊可復原，而我們堪憐的惡意，

却依然要受到她原來的毒牙的恫嚇。

但是令這宇宙脫軌吧，令天地一齊受苦，

然後再令我們在懼怕中進食，在那些

於每天夜裏震撼我們之噩夢的

痛苦中睡眠：還是齊肯同那些死人在一起，

我們爲了我們的安寧才送他們走進和平，

也不要令我們的心被置放在折磨之中

永遠不安而轉動。鄧肯已經在他的墳裏，

在人生的陣痛的寒熱之後他安穩的眠息，

奸謀幹了它最壞的工作；沒有鋼鐵，毒藥，

內部的惡計，外來的侵犯，沒有一件，再能够影響到他。

馬夫人

來吧，

我的好大人，舒展你那苦絞的面孔；在今晚你來賓的面前要爽朗而歡快。

馬 這我一定，愛的，同時我請你也如此：

請令你的惦念集中在班郭身上，

用眼神與舌尖都將他高高的推崇：

我們既暫時不得鞏固，便祇好

將我們的榮譽暫且浸沐在這些奉承的流水裏

令我們的面孔做我們心思的假面，

把它們的眞像加以偽裝。

馬夫人

你必須拋開這種思想。

馬 啊，我的心裏是充滿了毒蠍啊，親愛的妻！

你知道班郭同他的弗利安斯還活着呢。

馬夫人 但是在他們身上自然的租期却並非永久。

馬 這裏還可以安心；他們還可以遭受襲擊；

那時你就該歡忭。在那蝙蝠還沒有結束

他環廊中的飛行，在那硬殼的甲蟲還未會  
應答黑暗的嚇刻特的召喚，用它們倦人的  
喻聲擣完了黑夜的催眠的鐘聲，就要做完了  
一件可怕的事。

馬夫人

要做一件什麼事？

馬 且不必探知這個內容，最可愛的親人

慢慢你一定會讚美這件事，來吧，催人闔眼的黑夜，

蒙蔽起來這可憐的白晝的慈悲的眼睛；

然後用你血污的目不能見的巨手，

塗抹掉而且把那生命的債券撕成片片，

它令我蒼白不安！光明凝結吧，那烏鴉

去飛上那棲鴉的古木：

白日的善良開始頹落而倦睏，

令黑夜的使者出行來攫取它們的食物，

你似在驚訝我的話：但是你且聽好：

由惡處起始的事祇有由惡來令它們長大：

所以，我請你同我去吧。

〔同下〕

### 第三景 在王宮附近的林園裏

〔兇手三人同上〕

兇手1. 可是誰吩咐你來參加我們這一夥的？

兇手3. 馬克白斯。

兇手2. 我們無需不信任他；他既然說出了，

我們的工作以及我們所必需做的事，

一切同我們的吩咐相合。

兇手1. 那麼同我們立在一起吧。

那西方天上還殘餘着幾抹白日的光明，

現在遲晏的旅客正在急急的趕行

到方便的旅店裏投身；而我們守望的人物

也愈來愈近了。

兇手3. 聽！我聽見了馬蹄聲。

班〔在幕後〕給我一點火。喂！

兇手2. 那麼，是他了，其餘的

凡是在預請的客人之名單裏的

都已經在宮裏了。

兇手 1.

他的馬到那面路上去了。

兇手 3.

還差不多有一哩呢；但是他時常如此，

一切的人都如此，從這裏到宮廷大門，

步行走去。

兇手 2.

一個火。一個火。

兇手 3.

就是他。

兇手 1.

站穩了脚步。

〔班郭上，弗利安斯持火把隨上〕

班 今晚怕要下雨的。

兇手 1.

令它下吧。

〔他們圍打班郭〕

班 啊陰謀！快逃，好弗利安斯，快逃，快逃，快逃，

你還可以報仇。啊奴才！〔死去，弗利安斯逃去〕

兇手 3.

是誰弄熄的火把？

兇手 1.

不是應該如此的嗎？

兇手 3. 這裏祇倒下了一個人；那兒子逃了。

兇手 2.

我們失了

我們工作的較好的一半。

兇手1。

好吧，我們走吧，去報告我們的成就。

〔同下〕

#### 第四景 同上 宮中大廳裏

〔盛宴陳設，馬克白斯，馬克白斯夫人，羅斯，利腦克斯，貴族們，及侍從多人同上。〕

馬 你們都知道自己的階級，都就坐吧，自始至終都給你們熱烈的歡迎。

貴族們

多謝你陛下。

馬 我自己要周旋在衆賓客之間，

做那謙誠的主人，

我們的女主居身在她的主位上，但是在最熱鬧時，

也請她來表示歡迎之意。

馬夫人 大人，請代我向我們的朋友宣佈我的熱意：

因為我從心裏在說他們是極受歡迎的，

看哪，他們也向你表示他們心裏的感謝。

兩邊都已站立妥當：這裏我就坐在當中。

⊗

〔兇手1。上場，立在門側。〕

請盡興的作樂：等一會我要來請全棹都乾上一杯。（走近門口）你臉上有血。

兇手 那麼是班郭的了。

馬 在你的外面總比在他的裏面要好得多。

把他打發了嗎？

兇手 我的大人，他的喉管都斷了：我替他幹的。

馬 你乃是我最好的切喉管人：但是對於弗利安斯若能如法泡製就更好了：如果那個你也做到，你才真是蓋世無雙。

兇手 最崇高的大人，

弗利安斯逃走了。

馬 這樣我的毛病又要發作了：若不然，我真十全十美。

與大理石一般完美無疵，與岩石一般穩固，

與那包圍着我們的天風一般寬廣而自由；

但是現在我却像住在監裏牢裏受拘禁在

煩人而瑣碎的疑惑與恐懼之中；可是班郭沒問題了？

兇手 是的，我的好大人：他穩當的呆在一條陰溝裏。

在他的頭上足足砍了二十刀：



那最輕的一下都能致他的死命。

馬

這事多謝了！

那成年的蛇已經臥在那裏；逃了的那條幼蟲，從天性中慢慢的也會生出毒來，目前

却沒有那種牙齒，你去吧；到明天

我再一個人聽取你的報告。〔兇手！下〕

馬夫人

我的王上大人，

你沒有適當招待。如果一次宴席在進行中，

那主人不時時的確使他的賓客們相信

他們是多麼受歡迎，那宴席祇是飯館的菜餚：

吃飽最好是在家裏，離開那裏，酒肉的作料便是禮節：

沒有它，聚會真是空洞洞的。

馬

親愛的提醒人！

現在健康的消化在服侍着好胃口

祝大家二種都有！

利

敢請大人就坐吧。

〔班郭的鬼魂上，在馬克白斯座位上坐下〕

馬

我們在這屋宇之下聚齊了全國的英才。

倘使我那班郭他忠良的本人也能在座的話，  
我寧願因他不肯賞光而將他責備，也不願  
因什麼不幸而將他憐憫。

羅

他的失信，大人，

須責備他的輕諾，敢請你大人

聖駕就坐，賜我等光榮。

馬

座位都滿了。

利

這裏還留着一個座位呢，大人。

馬

在哪裏？

利

這裏，我的好大人，是什麼事使你大人如此受驚？

馬

這是你們誰幹的事？

貴族們

怎麼了，我的好大人？

馬

你不能說是我做的：千萬不要對我

搖動你血污的長髮。

羅

列位大人，請起身吧；他陛下聖躬不很安適。

馬夫人

請坐，高貴的朋友們；我的大人時常如此

從年輕時就是如此：請你們，大家就坐；

這陣病一會就好：在一轉眼間，

他就恢復清醒：如果你們注意他過甚，你們會使他動氣，更增加他的惱怒：

請進食吧，不要睬他！你可算是個男人？

馬

是啊，而且還很有膽量，敢於注視那令惡魔都膽戰的事。

馬夫人

啊好聽的話！

這完全是你畏懼所描繪的形像：

這乃是那空幻的匕首，你說是它引你

走到鄧肯的身旁，啊，這些突發與驚愕。

真的畏懼的偽裝者對於冬天的爐火前

女人們所講的傳自於祖母的故事

倒是合適的，好不難為情！

你爲什麼要扮出這種的醜臉？說來說去，

你不過是呆望着一把椅子。

馬

我請你，看那裏！快看，看，你看！你怎麼說？怎麼，我管什麼？如果你能點頭，你就也開口。

如果葬屍所同我們的墳墓必需要再差出我們所埋葬的人，便令那蒼鷹的腸胃，

做我們的墳墓吧。

〔鬼魂下〕

馬夫人

怎麼竟完全在愚蠢中喪失了勇氣？

馬 如果我站在這裏，我就看見他。

馬夫人

胡說，真難爲情！

馬 在這時以前也流過血的，在那古老的時候

在人類的律令還沒有洗淨這世上的兇暴之前，

是啊，而且在以後也有過，也會有過兇殺的事件；

聽起來都可怕得駭人；可是在那些時候裏

把腦漿敲出之後，那個人就會死去，

就此告了結束，但是現在他們却重新起立，

在他們的頭骨上已有二十處致命的傷口後，却仍舊

跑來將我從我的座位上推開：這件事真是

比那兇殺還要可駭。

馬夫人

我高貴的大人。

你的高貴朋友們都在靜候你呢。

馬

我真是忘了，

請不要看着我驚異，我最可敬的朋友們：

我有一種奇特的毛病，這種病對於熟知

我的人全算不得什麼，來吧，祝大家健康而快樂，現在我就來坐下。給我一些酒，斟滿了。

我飲一杯祝福全掉的人快樂無疆，

還祝福我那親愛的朋友班郭，我很難過他今天不在場。但願他在這裏！祝福大家與他，我來祝飲。

大家全都快樂。

貴族們

我們實所當然，忠誠永誓。

〔鬼魂又上〕

馬 走開！離開我的眼前！令那泥土將你掩起！

你的骨頭裏已經沒有骨髓，你的血液已冷；

在你因以熠熠發光的那一雙眼睛裏，

早已沒有了光采！

馬夫人

請認爲這情形，列位大人

不過是慣常發生的事：沒有什麼別的；

祇不過它破壞了這時候的歡樂。

馬

凡是人所敢爲的我都敢。

你儘管走近來似那俄羅斯的粗毛熊，

似那裝甲的河馬或似那希爾干的猛虎：

除了那些，再隨便用什麼形狀，我那堅定的筋骨都絕不會抖戰：若不然你就再活回來

帶着你的鋼刀挑逗我到那曠野上去：

如果在那時我竟會有一些戰慄。你就宣稱我是

一個未成年的女兒的孩嬰，走開，駭人的陰魂！

不真實的幻影，快走開！〔鬼魂消失。〕

爲何竟如此，他走了之後，

我又是一個人了，請求你們諸位，安靜坐下吧。

馬夫人 你斷送了這場歡樂，用最驚人的紊亂，

破壞了這一次愉快的宴聚。

馬 這些事怎麼可能在我面前似夏天的浮雲一般掠過、

而不引起我特殊的驚異呢？你竟使我不識

我自己所保有的本來面目了，

現在我以爲你怎能面對着這種景象，

還能保有你面頰上的本來的紅潤，

而我的却因恐懼而變成灰白了？

羅 是什麼景象，我的大人？

馬夫人 我請求你，不要問他，他的情形會越來越壞：

問題會使他暴怒，現在諸位晚安吧：  
不必再等着按照你們官爵的次序了。  
而立刻一同出去吧。

利

晚安，希望有較好的健康

侍候着他陛下！

馬夫人

祝福大家都晚安！

〔除馬及馬夫人外全下〕

馬

它一定要見血的，他們說血債須用血來還：

人們知道頑石也會移動，樹木也會發言。

鬼神的預言與暗中的聯繫也都會

經由白鵲，穴鳥與老鴉那些笨鳥宣洩了

最秘密的謀殺的行爲。這夜已經是什麼時候了？

馬夫人

差不多就要天亮了，日夜已經難分。

馬

你說怎樣瑪克多夫他本人竟拒絕

我這隆厚的盛意。

馬夫人

你可會差人去請他，大人？

馬

在他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家裏我不會

買通好一個傭人的。我要在明天——！

我要在一清早——到那古怪的三姊妹那裏去：

她們一定要多說些；因為我立定主意用最壞的方法去知道那最壞的結果，爲了換取我自己的福利，一切的顧慮都該避開；我已經在鮮血裏

涉足得那樣久遠了，即使我不再向前涉行，

向後倒退也與向前進行一樣累人：

我這頭真有些怪念頭，必需我動手：

這事在未受人批評之前必需實行。

馬夫人 你現在缺少睡眠，那一切性情的調劑。

馬 來吧，我們去睡，我的奇特的自欺，

完全是缺少煅煉的幼稚的擔憂：

我在實行這種事上還嫩得很呢。

〔同下〕

## 第五景 草原上

〔雷聲，三女巫上，與赫刻特會面〕

女巫 I 怎麼，你怎麼了赫刻特！你好像在發怒。

赫 我還不該發怒，似你們這種醜婆子，



竟敢大胆而無禮？你們怎竟敢

同馬克白斯用生死的隱語

辦起交易來了：

而我呢，是你們法術的女主，

是一切禍害的秘密同謀人，

竟不受邀請來盡我的職責，

來表現我們藝術的偉大？

而且，更壞的是你們所爲的一切

全是爲了一個不務正業的敗子，

可厭而又易怒，他呢，像別人一般，

祇是爲了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爲了你們，

但是現在且來補救，你們先去，

去到亞齊隆河的深淵裏，

在早晨與我相會：他要到那裏去

聽取他的命運：

準備好你們的工具與你們的符咒，

你們的法術以及其它一切的事物。

我先到天空裏去：我要把今夜消磨

在一件陰慘而定命的工作之中，  
重大的事必須於正午之前完成：

在那新月的尖鉤上

掛一顆飽滿欲墜的水珠；

我要在它落地之前將它拾取：

然後這個經過魔邪的巧技所提煉，

可以召來無數的妖魔

運用它們虛幻的大力

誘引他走向他的毀滅：

他行將賤視命運，輕蔑死亡，同時支持

他的妄想到智慧，中庸與敬畏之上：

而你們都知道鹵莽滅裂

乃是人類最主要的敵人。

〔幕後音樂及唱歌聲「來吧，來吧」等等。〕

聽啊！有人在喚我；我的小妖魔 看哪，

坐在一片雲霧之上，她在等着我前去。

〔下〕

女巫 1. 來吧，我們快些去；她不久就要回程。

〔同下〕

## 第六景 佛萊斯 宮廷裏

〔利腦克斯與貴族一人同上〕

利 我以前說的話祇不過能觸動你的思想，

這話還可以更加申引：祇不過，我是說，

事情的發生經過很是奇特，那威儀的鄧肯，

很受馬克白斯的同情；聖母在上，他已經死了。

而那真是勇敢的班郭也散步歸得太晚；

他這人，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說，是被弗利安斯害的，

因為弗利安斯逃了：人們真是不可以散步得太晚。

誰又能不以爲麻爾孔同杜納而班

殺了他們尊嚴的父王

是多麼的駭人？可詛咒的事啊！

這使馬克白斯多麼難過！他不是立刻就

在虔誠的盛怒之中把那兩個白癡撕碎，

那兩個酒肉的奴才，昏睡的皂隸？

這事豈不是行得高尚異常？是啊，而且也很聰明；

因爲任何一個活着的人都會被激怒，

如果聽他們否認這件事，所以我說，

他一切都處理得很好；而且我以為

如果他也能把鄧肯的兒子鎖在屋裏——

可是，上天的意旨却不許他們如此，——他們就會知道

殺父之罪受些什麼刑罰；弗利安斯也會如此，

但是，且慢！因為說話不留神又因為他不肯

出席參加這暴君的宴會，我聽說

瑪克多夫也遭到貶斥了：大人，你可知道

他現在安身在哪裏？

貴族

鄧肯的兒子

這暴君從他那裏攫奪了世嗣的地位，——

現在住在英國的朝廷上，受那最敬神的

愛德華王的接待，那盛意異常隆重，

命運中的災禍都不能稍減

他那崇高可敬的身份：瑪克多夫，

也到那裏去祈求那神聖的國王，給他幫助。

去激起北申伯蘭王與那英武的細華德：

以期，由他們的援助！——還有那在上的神明

給這件義舉以特許——我們重新可以在棹子上陳列肉肴，在夜裏得以安眠，從我們的宴席上除却血污的兵刃，向真正表示忠忱，坦然的接受榮章：這一切都是現在我們所乞求：但是這個消息使這國王異常激怒，據說他已在準備着戰爭行動。

利

他可會差人去傳見瑪克多夫？

貴族

他差過的：結果得一個絕對的「大人，我不能，」

那夾了尾巴的送信人就背轉了過去。

哼一聲就好像便是說：「你不久就要後悔

你給我這樣的回答。」

利

這件事最好

勸他多加小心，照他明智的吩咐

儘量的離開遠些，但願有一位神聖的天使，

立刻飛向英格蘭的朝廷，在他來到之前

先傳遞他的消息，但願有迅捷的幸福，

不久就回臨到我們這在一個可詛咒的手掌底下的

貴族  
受苦受難的國家！

我也同他一齊送去我的祈禱。

【同下】



## 第四齣

### 第一景 一個地穴 在中央 一架煮鍋

〔雷聲，三女巫上〕

女巫 1. 花斑貓已經叫過三次。

女巫 2. 那箭豬已經嗥過三次又加一。

女巫 3. 怪鷹也喊道「火候到了，火候到了。」

女巫 1. 圍着煮鍋走急急，

把毒心毒臟投進去，

躲在冰冷石頭底下的癩蛤蟆

三十一天的不分晝與夜。

在睡眠中蒸出了毒，

先把你扔在這魔鍋裏煮。

全體 加倍啊，加倍的勞力，加倍的工

火在燃燒，鍋子在沸騰。

女巫 2 沼澤裏火蛇的一條肉，

在這鍋裏連煮帶烤燒個透；



蜥蜴的眼珠與田雞的趾，  
蝙蝠的茸毛與惡狗的舌，  
毒蛇的叉舌與盲蛇的針，  
壁虎的細腿與鼻雛的翅，  
爲了一種製造災禍的法力，  
似濃湯一般滾煮，賽過地獄。

全體 加倍啊，加倍的勞力，加倍的工；  
火在燃燒，鍋子在沸騰。

女巫<sup>3</sup> 龍的鱗甲，豺狼的巨牙，

女巫的，木乃伊，鹹海裏貪婪的

鱈魚的腸胃與肚皮，

在黑夜裏掘起的毒芹的根。

瀆神的猶太人的肝心，

山羊的苦膽，與在月蝕時，

取下的紫杉的嫩枝，

突厥人的鼻子，與韃靼人的唇，

還有賣淫婦在陰溝裏生下的

初生即被扼死的孩嬰的手指，

都來使這一鍋湯，濃厚而膠粘：

再在這裏加上老虎的腸肚，

也算做我們鍋裏的作料一付。

全體 加倍啊，加倍的勞力，加倍的工，

火在燃燒，鍋子在沸騰。

女巫<sup>2</sup> 用一頭拂拂的血液使它冷，

然後這法力才凝固而堅定。

〔赫刻特上〕

赫 啊，做得好！我讚美你們的辛苦；

每一個都可以分享這結果：

現在且圍着這個大鍋唱，

好像是圍成圈子的小仙與妖精，

把你們放下去的一切都加工煉。

〔音樂及歌聲，「黑精靈」，赫刻特後退。〕

女巫<sup>2</sup> 我的手指頭刺痛了一下，

有一個兇惡的東西來到了這邊。

打開啊，門上的鎖，

不管是誰來敲門！

〔馬克白斯上〕

馬 怎麼樣，你隱密，黑暗，屬於午夜的醜婆子！  
你在做些什麼？

全體

這件事情沒有名字。

馬 我憑着你的這行營生拘令你，

不管你是怎樣曉得的，回答我：

即使你撒開天風令它們與教堂

相搏騰；即使那白沫四濺的巨浪，

摧毀而吞沒那航海的船隻與人物；

即使把短刃似的五穀折斷，把大樹吹倒。

即使城堡傾圮在它們守者的頭上；

即使華宮與金字寶塔將它們的頭頂

斜墜在它們的腳底；即使是天地的

生物的瑰寶全都崩墜，

甚至破壞都感到厭倦；也回答我

所問你們的問題。

女巫 1

你說。

女巫 2 你問。

女巫 3

我們就回答。

女巫 1

喂，你還是要從我們的口中聽說呢，

還是要從我們主人的口中？

馬

喚他們來，讓我看看他們。

女巫 1

倒下母猪的血，她會吃了

她自己的九豬雜：從那絞人架上

滴下的油，也把它

投在火裏。

全體

來啊，不管高與低；

巧妙的現出你的本人與你的本色。

〔雷聲，第一魔影戴盔的頭。〕

馬 告訴我，你這無名的法力——！

女巫 1

它知道你的念頭，

聽它說來，你却不要出聲。

第一魔影 馬克白斯！馬克白斯！馬克白斯！ 當心瑪克多夫；

當心凡夫的爵士， 令我去吧：够了 〔下〕

馬 不管你是什麼，爲了你的善意忠告，我都感謝；

你真是正猜中我的疑懼：可是還有一句話——！

女巫I。 他不能接受命令：這裏還有一個，

比那第一個的法力更大。

〔雷聲。第二怪影：一個血污的嬰孩。〕

第二怪影 馬克白斯！馬克白斯！馬克白斯！

馬 即使我有三個耳朵，我也要聽你說。

第二怪影 你要兇殘，大胆而堅忍，你要大笑來嘲弄

人們的力量之所能，因為沒有一個婦人生下的

會傷及馬克白斯。〔下〕

馬 那麼活下去吧，瑪克多夫：我何需再怕你？

可是我要將担保的諾言變成雙倍的穩妥，

同時與運命訂下嚴肅的契約：你不許活；

以期我可以面告那心裏灰白的恐懼說它撒謊，

即使在雷聲吼震之振盪裏也睡得安然，

〔雷聲。第三怪影：一嬰孩頭戴王冠，手持樹枝。〕

這是什麼。

它出現得似一位國王的後嗣

在它嬰孩的額前戴着至尊的

冠冕與頂珠？

全體

你聽啊，可是不要同它講話。

第三怪影 你要有獅般的氣質，傲慢；全不要理睬誰作難，

誰釀生事端，或是叛逆在哪裏：

馬克白斯永不會被人制服，除非等到

那偉大的波南樹林來到高大的鄧西南山麓

與他作對的時候。〔下〕

馬

那事永遠不可能：

誰能够強役森林，令那些樹木，

拔出它堅植在地下的根？可喜的兆示啊！好！

叛逆者的頭頂，永遠不會抬到波南臺地的

林際，而我們危坐在上的馬克白斯，

定將活滿他天限的年月，向時間

與人間的俗習支付他的呼吸。但是我的心

還跳動着欲知一件事情：告訴我，如果你們的法術

能以說出如許的事來：班郭的後嗣可會

在這王國裏爲王？

全體

不必欲知更多。

馬 我一定要知道這個：如果拒絕我這個，

便令那永恆的詛咒落在你們的頭上！令我知道  
那沸鍋爲什麼向下沉？這又是什麼聲音？

〔木笛聲〕

女巫1. 出現啊！

女巫2. 出現啊！

女巫3. 出現啊！

全體 出現給他看，令他的心苦痛；

似影子一般來，再似那樣去無踪！

〔一行八位國王，最後一人手執鏡子一面，班郭的鬼魂  
隨行在後。〕

馬 你太像是班郭的鬼魂了；滾開去！

你的王冠都耀眩了我的眼球；還有你的頭髮，

你的那一個鑲金的額，真像第一個，

第三個也正像前一個，醜惡的老女人！

你們爲什麼給我這些看？第四個？驚逃吧，眼睛！

怎麼，這一行還要拖長到天地末日的雷鳴時嗎？

還有一個？第七個～我不要再多看了：

可是第八個又出現了，它還拿着一個鏡子。

還要顯示給我許多；我看有幾個

手持着雙球與三五節的標幟：

好可怕的景象！現在我看是真的了；

因爲那頭上凝血的班郭在對着我笑，

指着他們是他的後嗣。怎麼，真會如此嗎？

女巫1。 是的，大人，一切就是如此：可是爲什麼，

馬克白斯站着如此驚愕？

來啊，姊妹們，我們來鼓舞起他的精神，

顯現出來我們最大的歡欣：

我要來催迷天空發一陣樂聲，

同時你們也就將那古怪的圓舞跳上一場；

但願這偉大的國王能和靄的說、

在向他表示歡迎的上面我們已經盡了職責。

〔音樂起，女巫跳舞，然後與赫刻特同時消失。〕

馬 他們在哪裏？不見了？令這毒害的時刻

永遠在日曆上遭受那萬劫不復的詛咒！

進來，外面的人！

〔利腦克斯上〕



你大人有什麼吩咐？

馬 你可曾看見那些醜怪的女人？

利 沒有，我的大人。

馬 她們沒有從你身邊經過？

利 沒有，真的，我的大人。

馬 把她們所駕御的天風遍洒下毒疫，

利 誰再相信她們就永劫不復！我適才聽見

馬 馬蹄的聲音：是誰到這近邊來了？

利 是兩三個人，我的大人，來傳送消息，

馬 瑪克多夫逃到英格蘭去了。

利 逃到英格蘭去了！

馬 是的，我的好大人。

利 時間哪，你已預先知道了我險惡圖謀：

馬 那飛馳的心意永遠無法被趕及

利 除非實行緊隨在它邊際：自此以後

馬 祇要我的心稍微震盪，我的手，

利 便也該揮動。即在現在，

馬 在我的思想的頂點裝上行爲，想到就是實行：

我即將去襲擊瑪克多夫的城堡；  
佔住凡夫；把他的妻子，他的孩兒，  
以及一切屬於他家系的不幸的生靈  
都交付給這兵器鋼鋒。不要似傻子般誇口；  
這件事情在這心意尚未冷卻之前：我一定做。  
但是再不要見怪影！——那幾個人在哪裏？  
來啊，領我到他們那裏去。

〔同下〕

## 第二景 凡夫 瑪克多夫的城堡

〔瑪克多夫夫人，她的兒子及羅斯上〕

瑪夫人 他究竟幹了些什麼，逼得他從此逃避？

羅 你必得有耐性，夫人。

瑪夫人

他可沒有：

他的逃避真是發瘋：即使我們的行爲不是，

我們的疑懼也把我們變成叛徒了。

羅

你還不知

這究竟是他的明智還是他的疑懼。

瑪夫人 明智離開他的妻，離開他的兒，

把他的巨廈同頭銜都拋下在一起，

而從這裏他本人却逃遁？他不愛我們，

他缺少那種天性的純愛：甚至那可憐的鸚鵡，

鳥類之中最細小的，當它的鳥雛在巢時，

都肯堅決的同那鴟梟相搏鬥。

他全身都是畏懼，沒有一點是愛情；

他的明智也一樣的少，因為他的逃亡

真是違背着一切的理智。

羅

我最親愛的姊姊，

我求你，管束一下你自己：至於談到你的夫君，

他是高尚，聰敏，正直而又最知道什麼是

最適當做的事，我不敢再往下說了：

不過這種時代真殘酷，在這時我們是叛徒，

而我們却不自知；爲了我們有所懼，

就不得不容納謊言，可是不知我們究竟怕什麼，

祇是在一片狂放而有風暴的大海上浮沉

四下裏搖晃與擺動，我該要向你告辭了：

我不久就要再回到這裏來：

事情最壞也不過是滯止，若不然便爬上去

到它們從前的地位上。我美麗的姊姊，

幸福照臨你！

瑪夫人

他有個父親，却又沒有父親。

羅 我真是個傻子了，如果我再留下去，

都會使我自慚，會使你的心裏不安：

我立刻就要去了。

〔下〕

瑪夫人 喂，夥計，你的父親死了：

你現在要怎麼辦？你要何以爲生？

兒 像那些鳥一般，母親。

瑪夫人

什麼，靠着蠕蟲與蒼蠅嗎？

兒 靠着我能獵得的，我是說；它們也是如此。

瑪夫人 可憐的鳥啊！你將永遠不必害怕捕網與鳥膠，

陷阱與捕籠。

兒 我爲什麼要怕，母親？它們絕不會爲了低下的鳥安設這個。

我的父親沒有死，不管你怎樣說。

瑪夫人 是的，他死了，父親沒有了，你要怎樣做？

兒 唉，丈夫沒有了，你要怎樣做呢？

瑪夫人 怎樣做，隨便在哪家市場上我都能買二十個！

兒 原來你買了他們以便再行出賣啊。

瑪夫人 你說的話真都是聰明，可是，真的呢，

對於你這許多聰明也够了。

兒 我的父親是叛逆嗎，母親？

瑪夫人 唉，他是的。

兒 什麼是叛逆呢？

瑪夫人

什麼，是一個立了誓而又背誓的人。

兒 可是一切如此的人都是叛逆嗎？

瑪夫人 每一個如此行事的人都是的，都該上斷頭台。

兒 可是一切立誓而又背誓的人都要上斷頭台？

瑪夫人 每一個都要的。

兒 可是誰來將他們處死呢？

瑪夫人 誰，當然是那些誠實的人。

兒 那麼撒謊的同立誓的人真是傻子；

因為撒謊的同立誓的人多得足以把誠實的人處死了。

瑪夫人 啊呀，上帝救助你吧。可憐的小獼猴！

可是父親沒有了，你怎麼辦呢？

兒，如果他真是死了，你就會爲他哭泣；如果你不哭，

那麼這就等於表示說我很快的就要又有一個父親了。

瑪夫人 可憐的噁舌人，你多麼會說話！

〔使者上〕

使 祝福你，美麗的夫人！我不是你所熟知的人，

雖然我對於你的崇高地位却非常清楚。

我相信有一種危險就要來到你的面前：

如果你肯接受一個平凡的人的勸言，

你就不要留在此地，趕快走，同你的孩子們。

我自知這樣使你震驚，我是太無禮了：

但是對於你如果更壞却簡直是殘酷的忍心，

因爲有一顆這樣的心離你已然太近，上天祝福你！

我不敢再等下去了。〔下〕

瑪夫人

叫我逃到哪裏去呢？

我沒有做什麼於人有害的事，可是我記起來了。

我乃是生在這人類的世界上；在這裏爲非作歹

時常能得衆人讚賞，而爲仁行善却時時

被認為是危險的愚蠢：啊呀，那麼我又爲何

拿出來那婦人的武器，

說我不會爲非做歹呢？

〔兇手數人上〕

這些人是誰？

兇手1. 你的丈夫在哪裏？

瑪夫人

我希望，他不在你們能以

覓到他的那種不聖潔的地位。

兇手1.

他乃是個叛逆。

兒 你撒謊，你這毛耳朵的惡徒！

兇手1.

什麼，你這蛋 〔刺他〕

一窠造反的小魚仔！

兒

他打死我了，母親：

趕快跑，我求你！

〔死去〕

〔瑪夫人大聲喊「殺人了！下，」兇手在後緊追亦下。〕

### 第三景 英格蘭 王宮前

〔麻爾孔及瑪克多夫上〕

麻 令我們去尋一處清靜的樹蔭，到那裏  
將我們的愁懷哭盡。

瑪

我們還是

緊握住這人間的鋼鋒，似那忠信的人  
來立定了保衛我們的真誠吧；在每日清晨，  
都有新寡婦在嗥啣，新孤兒在哀哭，新悲愁  
上擊到天庭的顏面，然後發出回聲來  
就好像它同蘇格蘭一齊頹倒，同時嗥喊着  
悲痛的聲音。

麻

我所相信的，我要哀哭；

所知道的，我就相信；我所能的必要糾正。  
祇要我能尋到適宜的時候，我一定去做。

你適才所說過的，它也許是如此。

這個暴君，祇唸他的名字便使我們的舌上生瘡，  
你本來被他認做是忠實可靠的：你也曾愛戴他；  
他還不會觸動過你，我縱然年輕；但是你  
終可利用我而得到他相當的酬報，而且  
把一個孱弱，可憐而又無辜的羔羊獻上去



平息一個暴怒的昏君也是件聰明的事。  
我不是那種險詐的人。

瑪 麻

但是馬克白斯却是

一個善良有德的性格很可能會在一位  
國王的旨命下生變。可是我將懇求你的原諒；  
你的本質如何，我的念頭絕不能加以改變，  
雖然那最亮的已然墜地，天使們依然是明亮；  
縱然一切骯髒的事物都戴起優美的面罩，  
但是優美依然是優美。

我的希望已消失了。

瑪 麻

也許就在那使我生疑的所在。

你爲何在那種匆忙之中離開你的妻兒，  
那些可貴的親人，那些愛情的堅結，  
而都不與他們告別？我請求你，  
不要認爲我的猜疑便是你的玷污，  
我乃是爲了我自己的安全：不論我怎樣想  
你也許都是異常的正當。

瑪

流血吧，流血吧，可憐的家國！

巨大的暴君，你就把你的基石放穩，  
因為善的勢力不敢將你攔阻！享受你的罪行吧，  
你的頭銜已經穩固了！再會吧！大人：  
即使爲了在那暴君掌握中的全部土地，  
把那豐富的東方再加上，我也不能做那  
你所想像的惡棍。

麻

請不要動氣：

我說這些話並不完全是爲了疑懼你，  
我想我們的國家已然深沉在這羈扼之下，  
它哀哭，它滲血，每一天新的清晨都在  
我們傷痕之上再加一道新的傷口；我想，因此，  
必將有一隻手臂高舉在我的右方；  
在仁善的英格蘭王這裏，他本已應允  
供給我成千的精兵；但是，爲了這一切，  
當我將要踐踏在那暴君的頭上時，  
或是將它舉在我的劍尖上，我的國家却要  
比它已經有的接受更多的苦難；  
要從那後繼者的手中受到更多的

痛苦與苛待。

這後繼的人又是誰？

麻 瑪

是我自己，我說：在我身上我知道罪惡的一切技能都插了枝條，

以致，等到把它們打開時，烏黑的馬克白斯會顯得皎潔如雪，那可憐的全國人民，會敬奉他如同敬奉羔羊，如果把他同我的無垠的暴虐相比。

瑪

即使從駭人的地獄的營陣裏也走不出一個惡魔來在犯罪的本領上，比馬克白斯還要高超。

麻

我承認他是血腥。

縱慾，貪婪，虛偽，狡詐，衝動，作惡，沾染着每一種

叫得出名字的罪惡；但是我的貪婪簡直沒有底，沒有；而我的欲望會

殘害一切違反我意旨的限制的

阻礙：寧願擁戴馬克白斯也不要

這樣一個人去統治。

瑪

無限的縱放，

乃是天性中的暴君，它曾經促成

快樂的王座的早期的空虛

與許多位國王的顛覆。但是不要因此

便畏憚接受那本屬於你的權利：你可以

有充份的時空去在暗中縱放你的愉樂，

而在你將這真面掩起時裝做明容的樣子。

麻

如此，在我那無底的貪慾之中，

必將生出我那最不合規矩的欲求，如果我做了國王，

我一定要爲了他們的土地，殺却所有的貴族；

取得他們的珠寶以及這些人的房產；

而我取得更多之後，這獲得更會刺激我

使我更加飢渴，以致我將對那些

善良與忠誠的人們製造無理的罪名，

爲了錢財，將他們害死。

瑪

這些貪慾

比那夏日似的淫慾，還要更爲根深蒂固，

生長自更爲惡毒的根，它會是害死

我們許多位國王的銅鋒，但是不必擔心，

蘇格蘭是有豐富的物質來滿足

你個人的欲望，這一切都可以忍受，

如果同別的優點相比。

麻 可是我沒有優點，那適合於國王身份的品德，

如同正直，真誠，公允，穩健，

寬洪，堅忍，慈悲，謙和，

專心，耐性，勇敢，剛毅，

這些我都沒有，我祇是充滿了

每一種罪惡的形形色色的成份。

做起來又花樣翻新，正是，若是我有權，

我一定把那和諧的甘乳傾進地獄

攪動這世上的和平，摧毀這地球上的

一切完整。

啊，蘇格蘭，蘇格蘭哪！

瑪

是否這樣的人還宜於統治，你說：

我就是像我適才說過的那樣。

瑪

宜於統治！

不，都不應該令他生存。啊，可憐的國家，你有一個無名份的國王，掌着血污的王節，你到何時才能夠重睹你健朗的日子，既然你的寶座的最真實的承繼人，由於他自己的控訴，負疚的立在這裏，言之鑿鑿的瀆冒他自己的身世？你的父王乃是一位最賢明的國王：那生你的王后，跪着祈禱的時候比她立着的時候還要多，在她生時每日都準備着死。再會吧！你所說出的你身上的這些罪惡，已將我自蘇格蘭放逐了。啊我的胸懷，你的希望在此永盡了！

麻

瑪克多夫，這種高尚的情感，

真誠的子嗣，已經從我的深靈上塗掉了，那黑暗的疵瑕，令我確實的相信了，你的真心與榮譽。那惡魔似的馬克白斯，曾經利用過許多這類的詭計想賺取我

到他的勢力範圍之內，於是適當的智力，便不能不阻禁我過於性急，但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做你與我二人之間的見證！因為從即刻起我已將我自己交由你去支配，同時消除我自己的貶責，我在此鄭重否認，我所加給自身的一切污點與缺陷，它們全與我的性格無關。我還沒有知道男女的事，我從來未曾背棄過誓語，甚至都難得貪求我自己的事物，從來不會失約，甚至把惡魔都不肯出賣給它的同類，我愛好真理，絕不亞於我的愛好生命；我適才的假話純粹屬於我自己，至於我真實的本人，全屬於你與我可憐的國家，由你們去吩咐；而爲了這個，說實話，你來到這裏之前，那老細華德，率領着一萬精壯的兵士，已然聚集在一處，已經出發。

現在我們就去會合：但願那勝利的把握

瑪 就如同我們爭吵的理由一樣正當！你為何不語？  
如此令人高興與不高興的事同時來臨

簡直難以合併。（醫生上）

麻 好吧；等一會再談。我請問你，國王出來了嗎？

醫生 是的，大人；有一羣可憐的人們

在等待着他的診治；他們的疾病戰勝了

醫術的偉大的嘗試；可是經他撫摩之後——

上天賦予他的手以如此聖潔的大力——

他們立刻就康復了。

多謝你，醫生。（醫生下）

瑪 他說的是一種什麼病？

人稱他為惡病。

麻 是這位仁善的國王的最神奇的工作；

自從我來到英格蘭之後，我時常

看見他做這件事，他怎樣哀求上蒼

祇有他自己最知道；但是這些染着怪病的人民，

全身腫腫，遍體臭膿，看起來真是可憐，

醫生對他毫無辦法，而他却能治癒；



在他們的頸上掛一枚金牌，一面掛上，  
一面念着聖潔的禱詞；而據說，  
給予那後繼的國王他已留下了

這種治療的神力。藉着這種神奇的力量，  
他還有一種天賜的預言的才能，  
還有許多種祝福環掛在他寶座的四周，  
都爲他說明他的德行。

麻 瑪

看，誰到這裏來了；  
我的國人，可是不認識他是誰。

[羅斯上]

瑪 羅

我永遠親愛的表弟，歡迎你到這裏來。

麻 羅

我現在認識他了，好上帝，但願不久  
就消除那使我們成爲路人的障物！

大人，阿們。

羅 瑪

蘇格蘭的情形可同前些時一樣？

啊呀，可憐的國家，

幾乎都害怕見它自己了！它不能再被稱爲  
是我們的母親，而是我們的墳墓：在那裏沒有，

可是誰知道沒有呢，一個呈露着笑臉的人；在那裏衝破着空氣的嘆息，呻吟與慘叫，不斷的被製造着而不是於無意中聽到，在那裏強烈的苦痛乃似平常的情緒；死人的葬鐘響時，都很少有人問起是爲了誰人；而善良人民的性命，在他們便帽上插着的花朵，還不會枯萎，或是垂敗，便已經終止。

啊，這描述

也太瑣細，可是也太逼真！

最近的慘事又是什麼？

羅 麻

一小時之久都會訕笑那發問的人，

因爲每一分鐘都有一件新事發生。

我的妻怎樣了？

羅 瑪

怎麼，好啊。

還有我的孩子們？

也好。

羅 瑪

那暴君還沒有攻擊到她們的安全嗎？

羅 瑪

沒有；在我離開她們時，她們是非常的安靜。

瑪 你不要說起話來吞吞吐吐。究竟是怎樣了？  
羅 當我到這裏來報告這消息時，

這消息好不沉重，有人謠傳說，

有許多重要的人物都出來到戰場上去；

這個我相信是可以證實確信的了。

因為我親眼看見那暴君的隊伍已然出動：

現在乃是該起事的時候了；祇要你出現在蘇格蘭，

就會促成許多兵士使我們的婦女都奮起爭戰，

來擺脫他們深的苦難。

麻 令他們安心吧，

我們就到那裏來了；好義的英格蘭王已經

借給我細華德與一萬大軍。

在全基督教國家裏都不能有一位

更老練更優秀的軍人。

羅 但願我也能回答出

一件相似的令人欣慰的事！但是我所有的話

祇能在那空曠的原野裏大聲喊叫，

在那裏耳腔再也不能籠住它們。

瑪 它們同誰人相關？

是大眾的福利嗎？還是個人的哀愁，

祇同某個人的懷念有關？

羅 沒有一顆誠真的心

不在此分有一些愁苦；雖然那主要的部份，

却是專屬於你。

瑪 如果它是我的，

便不要將他禁阻，趕忙讓我知道。

羅 請不要令你的耳腔永遠摒棄我的聲音，

它雖然將使它們據有它們歷來所未會

聽見過的最沉重的聲音。

瑪 啊！我猜到了。

羅 你的城堡被人奇襲；你的妻子與孩兒

被殘忍的屠戮；如果詳述那種情形

乃等於是，在這一堆被害者的屍身上，

再加上了你的。

麻 慈悲的上天哪！

什麼漢子！絕不要將帽子拖下蓋住你的前額，

說出你的悲痛來。那不肯說出的哀愁  
乃是向那重愁的心裏低訴而令他碎裂。  
我的孩子們也在內？

妻、兒、奴僕，一切

所能逢到的人。

我真是必得離開那裏了！

把我的妻子也殺了？

我已說過了。

請你節哀：

讓我們爲了我們這偉大的復仇來製造藥劑，

去治療致命的苦痛。

他沒有孩子。我的所有的漂亮的孩子？

你可是說所有的？啊，地獄裏的驚駭！所有的？

什麼，在那殘忍的一次疾搏之中竟擲去了，

我所有的愛兒同他們的母親？

像一個男子漢似的

同他搏鬥吧。

我定將如此，

瑪 羅 瑪 羅 瑪 羅 瑪 羅 瑪 羅

但是我也必得有男子漢似的感覺：

我無法不記得這些事的當年的情景，

她們對於我是多麼的親愛。上天可是在旁觀

而不肯給她們一臂之助？犯罪的瑪克多夫，

她們全是爲了你而喪命！我誠然是自疚深重，

不是爲了她們自己的過錯，而且爲了我的，

屠戮才落到他們的頭上，上天現在令她們安息吧。

麻

但願這事是你的磨刀石：令悲痛

變成憤怒，不要使你的心變鈍，而要激怒它。

馮

啊，我很能用我的眼睛扮演婦人的角色，

用我的舌尖來誇張！可是慈悲的天啊，

截短一切的拖延吧；請你把這蘇格蘭的

惡魔同我本人立刻驅使去到陣線前相對；

將他放在我的刀鋒所及的距離之內；如果他還能逃命，

便令上帝去饒恕他吧。

麻

這種話才有男子的氣概。

來吧，我們到國王那裏去，我們的軍隊已然備齊；

我們除了告別之外便別無他事：馬克白斯的

末日已經來臨，請上天的大力激勵起來  
它們的媒介吧：去接受你的歡呼吧：  
沒有白天的黑夜才真正是長。

〔同下〕

## 第五齣

### 第一景 鄒西南 城堡中的前室

〔內科醫生及一侍婦同上〕

醫生 我已經同你看守了兩夜，可是看不出你的報告有什麼真實性。她最後一次行走是在什麼時候？

侍婦 自從王上大人到戰場上去後，我就會看見她從床上起來，把睡衣隨便地披在身上，打開她的小間，拿出紙來，摺起來在上面寫字，讀一遍，隨後把它封上，才又回到床上去睡，而做這一切事時都在沉睡未醒。

醫生 真是宇宙中的一件怪事，在一方面接受睡眠的利益，同時又在做醒着時候的事！在這種昏睡的行動之中，除了她的走路以及其他的實際動作之外，不論在什麼時候，你可曾聽見她說過些什麼？

侍婦 那個，大人，我可不能學她報告出來。

醫生 你可以說給我聽；而且這正是你應當做的事。

侍婦 對於無論什麼人也不能說；我沒有見證來證實

我所說的話。你看，她從那邊來了！

〔馬克白斯夫人上，手持蠟燭。〕



她就是穿着這種衣裳；憑我的性命打賭，她是在熟睡着。

你仔細觀察她；躲在一旁站着。

醫生 她怎樣會拿到那光亮的？

侍婦 怎樣，它就在她身邊：她一直不斷的要光亮在她身邊；這是她的命令。

醫生 你看，她的眼睛是睜開的。

侍婦 是啊，可是它們的知覺却是閉起的。

醫生 她現在做的是什麼事？看，她多麼用力的搓着手。

侍婦 她時常是這種樣子，好像是在洗她的手：我曾看見過她不停的這樣做到一刻鐘之久。

馬夫人 可惜，這裏還有一個污點。

醫生 聽啊！她說話了，我要記下來她所說出的話，來加強的滿足我的記憶。

馬夫人 滾開，該詛咒的污點！滾開，我說——一，二；怎麼，現在該是行事的時候了。

。——地獄裏真是漆黑！——噓，我的大人，噓！一個軍人還害怕？我們何需害怕誰知道它，這時沒有人再能支配我們，令我去解說？——可是誰又會想到那老頭兒

竟會有那許多血？

醫生 你可聽見了那個？

馬夫人 凡夫的爵士有一個妻子：她現在又在哪裏？——什麼，這兩隻手竟永遠再不能洗淨？——再不要那個了！我的大人，再不要那個了：你這樣開始把一切都破壞了。

醫生 快走，快走；你已經知道了你所不應當知道的事。

侍婦 她也說了她所不應當說的話，我確實知道：祇有上天知道她心裏的事。

馬夫人 這裏還有着血腥的氣味；阿拉伯所有的香料都再不能把這隻小小的手薰香。唉

，唉，唉！

醫生 這嘆氣多麼沉痛，那心裏真是好不難過。

侍婦 即使令我全身尊嚴可敬，我也不願意有這樣一顆心。

醫生 好啊！好啊，好啊——

侍婦 求上帝如此吧，大人。

醫生 這種症候乃是在我的能力所及之外：可是我也曾經知道有人在睡眠中起來行走：

而結果聖潔的死在他們的床上。

馬夫人 去洗淨你的手，穿上你的睡衣；不要面孔如此灰白：——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遍

，班郭已經落葬了；他再不能從墳墓中出來。

醫生 真的如此？

馬夫人 上床去，上床去：門口有人在敲門：來了，來了，來了，來了，遞給我你的手

；已經做了的事不能翻悔：上床去，上床去，上床去。〔下〕

醫生 她現在可是上床去了？

侍婦 一直就去。

醫生 骯髒的私語已流傳在外：違背天理的行爲

便生出違反人性的變故：害了病的心胸

對它們耳聾的枕頭也要宣洩它們的秘密：

她需要醫生的地方遠不如她需要神明那樣迫切，

上帝啊，上帝饒恕我們吧！你去照應她；

從她面前移去一切足以傷害她的事物，

你要不停的注意她：這樣，晚安了：

她真是擾亂了我的心，眩惑了我的眼：

我祇能想，可是不敢說話。

侍婦

晚安吧，好醫生。

〔同下〕

## 第二景 鄂西南附近的原野

〔軍鼓聲，軍旗飄蕩中，孟泰斯，開斯奈斯，安格斯，利腦克斯及兵士們

同上〕

孟 英格蘭的軍隊已經來過，由麻爾孔，

他的叔叔細華德與善良的瑪克多夫所率領：

在他們的心裏燃燒着復仇；因為他們深切的緣由

都會將死了人們喚起去幹那流血的事，

去應那動人心魄的號召。

安

在波南樹林的附近，

我們必將與他們會面；他們正向那裏前進。

誰知道杜納而班是否同他哥哥在一起？

利

確實知道，大人，他沒有在那裏？我有一張

全部人物的名單裏面有細華德的兒子，

以及許多鬍鬚未生的後生，到現在

剛才長到了成年的時候。

孟

那暴君在做什麼？

開

他在堅守着偉大的鄧西南：

有人說他瘋了；又有些不大恨他的，

說這是種英勇的憤怒；但是的確確的

他已經不能將他的凌散的事由

管束在他的皮帶裏了。

安

現在他才算覺得

他的暗中的謀殺行爲在手中有些刺痛了，

現在每一分鐘都有叛變起來斥責他的背信；

他所指揮的人們祇是爲命令才行動

沒有一點愛戴：現在他才覺得他的頭銜  
在他身上鬆大不堪，像是一件巨人的外袍，  
穿在一個侏儒小賊的身上。

孟

那麼又有誰來責備

他的苦惱的官覺來反悔與驚動，

既然在他身心內部的一切都來痛貶

它自己所以如此的緣故？

開

好吧，我們向前進吧！

去到那真正值得的地方去表示服從：

我們去迎會這害病的福利的良藥，

然後同他去爲了我們國家的濾清工作，

洒下我們的每一滴熱血。

利

或是洒下它所需要的血，

去滋潤那王家的鮮花去淹沒那野草，

我們就前進到波南去吧。

【進軍，同下。】

### 第三景 鄧西南 城堡中的一室

〔馬克白斯，醫生，及侍從等同上〕

馬 再不要向我報告；叫他們都逃跑吧：

除非把波南樹林搬到鄧西南，

我絕不會染上畏懼。麻爾孔那孩子又是什麼？

無所不知的精靈曾經對我如此說，

「不要畏懼，馬克白斯；沒有一個

由婦人所生育的人能有力量轄制你。」所以儘管逃跑吧，詭詐的爵士們，

同那些英格蘭的沉溺酒肉的人去同住吧；

我受它支配的理知，我所有的那顆心，

絕不會因疑惑而頹傾或因畏懼而搖震。

〔僕人上〕

是那魔鬼將你咒得這樣黑，你這面色灰蒼的混人！

你從哪裏弄來那鵝一樣的面孔？

有一萬——

僕 馬

頭鵝，混蛋。

大兵，大人。

馬

去，刺痛你的臉，把你的畏懼都變紅。

你這肝裏發白的孩子，什麼大兵，混人？

你的靈魂都死了！你臉上麻布似的臉色，

使得別人都隨你害怕，什麼大兵，白臉的？

僕

是英格蘭的，大人，回稟大人。

馬

我不要見你的臉。〔僕人下〕

塞頓——我心裏一陣陣發冷，

當我看見——塞頓，我說，喂！——這一次進攻，

不是令我永遠喜悅，便是在現在逼我退位。

我已經活得够長的了；我的生命的路途，

已經走上衰敗的時候，似那黃葉。

而那應當陪伴着老年的一切

如同榮譽，愛情，尊敬，成羣的朋友，

我一定不可以指望再有；但是，頂替他們的，

却有咒罵，不響而深入，敷衍，訶諛，空虛，

這些那可憐的心胸都很情願不發，而又不發。塞頓！

〔塞頓上〕

塞

你大人有什麼吩咐？

馬 還有什麼消息？

塞 適才所報告的，大人，全都證實了。

馬 我要打下去，一直要等到把我骨架上的肉全削光。

塞 把我的甲冑給我！

馬 現在還不需要呢。

塞 我要把它穿上：

馬 多打發一些騎兵出去，把附近的地方搜查一遍；

誰敢說一聲害怕就把他吊死。把我的甲冑給我，

我的病人怎樣了，醫生？

醫生 病勢不很嚴重，我的大人，

她祇是受那種來勢甚猛的幻想所擾亂，

而使她不能安然睡眠。

馬 治好她這種毛病：

你豈不能處理一個害病的心胸，

從那記憶之中摘下一種根深蒂固的苦痛，

塗抹掉那腦子上的深刻的煩惱，

然後用一種使人欣慰的健忘的反應藥劑，

把那沉沉的壓在心上的危險的事物



從那擁滿了的胸中洗除？

醫生

對於這個，那病人

必需自己去設法調處。

馬

把醫術扔掉去喂狗，我不要它。

來，把我的甲冑披上；把我的短棒給我：

塞頓，差人出去，醫生，那些爵士們都從我這裏逃遁。

來吧，先生，趕快。如果你能，醫生，尋出

我身上的毛病來，

把它洗淨變成健全而完整的健康，

那樣我才對着那回聲將你贊美，

以便再重覆那贊美。——拿它下去，我說，——

有什麼羅拔菜，西奈草，或是任何清除的藥劑，

能把這些英格蘭的人從此剪除呢？你可曾聽說他們？

醫生

是的，我的好大人；你大人的準備

使我們略有所聞。

馬

把它隨後爲我拿來，

我絕不會害怕死亡與毀滅

除非波南森林會來到鄧西南。

醫生 祇要我能够從鄧西南完全脫身，  
什麼利益再也不容易吸引來我這個人。

(下)

#### 第四景 鄧西南附近的原野上 樹林在望

〔鼓聲與軍旗飄盪，麻爾孔，老細華德，及小細華德，瑪克多夫，孟泰斯，開斯奈斯，安格斯，利腦克斯，羅斯及進行中的兵士們同上。〕

麻 弟兄們，我希望那日子即將來臨，人們可以  
走進臥室裏而不必担心了。

孟 我們決不懷疑。

細 在我們面前的是什麼樹林？

孟 是波南樹林。

麻 令每一個士兵，砍下一根樹枝來，

高舉在他面前：利用這個我們可以隱起

我們這大軍的人數，令他們對我們的調查，

無法準確。

兵士們 立刻遵命。

細 我們祇是聽說那自信的昏王

靜留在鄧西南，他決定忍待我們的包圍。

麻

這乃是他主要的希望：

因爲在他稍不方便的所在，他的大小官吏全都以叛變對他相報；現在除了那些無可奈何的人們之外，再也無人爲他服役。而他們也都是心神不屬。

瑪

請令我們周密的意見

去等待那真正重要的事項吧，我們且拿出來勤勉的軍人本色。

細

這時候已經來近

這時於相當的決斷之中使我們知道，我們應該說什麼是我們的收穫，什麼是損失。臆測的想像祇表示不可靠的希望，而堅定的結果却需由爭戰上去求得：這戰事正向那階段推進。

〔同下。進軍〕

## 第五景 鄧西南 城堡內部

〔鼓聲與軍旗飄蕩，馬克白斯，塞頓及兵士們同上〕

馬 把我們的旗幟掛在牆上；

口令仍是「他們來了！」我們堡中的實力

足可以大笑來輕視圍城的行爲：讓他們留在這裏，

等饑荒與瘟疫來把他們吃盡；

如果他們未曾受那些本屬於我的人馬的接濟，

我真可以同他們來一次惡鬥，面對着面，

把他們打退到老家去。〔幕後一片婦人哭喊聲〕

這是什麼聲音？

塞 這是婦人的哭喊聲，我的好大人。〔下〕

馬 我幾乎已忘却了恐懼的滋味：

在從前那時候，我聽見了一聲黑夜中的嗥叫；

我的知覺就會變冷，而我的頭皮上的毛髮，

也會在聽見一個陰慘的故事時，全都豎起，

就好像有了生命一般，我已經飽餐了恐怖，

悽慘的事，早已與我殺人的念頭相熟，

再不能使我突然震驚。(寒頓又上)

爲什麼這樣叫？

塞 我的大人，王后死了。

馬 在再晚些的時候，她也是要死的；

總是會有一個說這句話的時候。

明天，再明天，再明天。

這短促的脚步便一天天的爬來，

一直到那記錄上的最後一刻；

而我們一切的昨天全是照着傻子

來走那條到灰色的死亡去的路。熄滅吧，熄滅吧，短小的蠟燭！

人生祇不過是一片行走的影子，一個可憐的演員

在舞台上高視闊涉，消磨他的時間，

然後再也不聽人說起？這乃是一個白癡

所講的故事，充滿了聲音及精力，

而毫無內容。(使者上)

你是來應用你的舌頭的：快些說出你的故事。

便 我的至高至上的大人，

我應當報告我所親眼看見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可是、你說罷！先生？

使馬

當我立在山頂上值班守望的時候，

我向着波南瞭望，可是，立刻的，我覺得，  
那樹林開始移動起來。

騙子同奴才！

使馬

如果不是如此，請便令我承受你的怒火：

你可以親自看見它移到這三里之內來了；  
我說是，一片走動的樹林。

馬

如果你說的是假，

我便要把你活生生的吊在那第一棵樹上，  
一直等到飢餓令你乾癟；如果你說的是真，  
那麼你把我一樣處分，我也全不放在心上。  
我現在集中自信的力量，才開始

懷疑那妖怪的隱語，

撒謊得很是真實：「不要怕，除非波南樹林，  
會移到鄧西南；」而現在真有一片樹林

向着鄧西南走來了。兵器啊，兵器啊，全都出去！

如果他所宣稱的東西真的出現了，  
便絕不能從此逃跑或是在這裏逗留。

我開始有些厭倦這太陽了，

我但願這世上的既成秩序現在全部毀棄。

去敲起警報的鐘；吹啊，風！來啊，破壞！

至少我也要在死時披着甲冑。

[同下]

## 第六景 鄧西南 城堡前

[鼓聲及軍旗飄蕩中，麻爾孔，老細華德，瑪克多夫等人，及他們的兵士們都手持樹枝，同上]

現在已經够近了，拋下你們多葉的遮簾，

顯出你們本來的面目來。你呢，高貴的叔叔，

去攜同我的堂弟，你的非常高尙的公子，

率領我的第一支軍；高貴的瑪克多夫同我

將按照我們的職位統率那些

剩下的兵力。

細

再見吧。

瑪 如果我們能在今天夜裏碰見那暴君的大軍，如果我們不能盡力爭戰，便令我們大敗而返。把我們所有的軍號都吹起，把它們都吹起，那些喧囂的流血與死亡的宣告者。

〔同下〕

## 第七景 平原上的另一處

〔出場號，馬克白斯上〕

馬 他們把我綁在了一根柱子上；我不能逃走，可是，與那熊一般，我一定得鬥個明白。又有誰不是由婦人生育的？祇有像這樣的人，我才会畏憚，其它再也沒有。

〔小細華德上〕

小細 你叫什麼名字。

馬 你聽了都會嚇落了膽。

小細 絕不能，即使你爲自己喚出的名字

比地獄裏的任何名字還要辣口。

馬 我的名字是馬克白斯。



小細 那惡魔它本身都說不出一個更使我

聽了都憎恨的名字。

馬 不然。是聽了更可怕。

小細 你撒謊，可憎的暴君；用我的刀我將

證明你所說的謊。

〔二人動手，小細華德被殺〕

馬

凡是婦人所生育的人所舞動的

你本是婦人生育的，

刀劍我都能朝着它笑，對於一切武器我都能表示輕蔑。

〔下〕

〔出場號，瑪克多夫上。〕

瑪

喧爭的聲音在那邊。暴君，露出你的面目來！

如果你已然被殺，而不是由於我的撲打，

我的妻與我孩兒們的陰魂便仍將圍附在我的身上。

我不能打擊那些可憐的僱用兵，他們的手臂

本是受僱來操荷他們的刀棒；若不逢到你，

馬克白斯，我的刀啊，帶着不染血的刃口，

便將白白的再插進鞘裏。你應該是在那裏；

從這巨大的響聲中，好像是預告了

一個最大的音響：讓我覺到他吧，運命！

再多我也不乞求了。〔退場號。下〕

〔麻爾孔與細華德上〕

細

這邊走，我的大人；那城堡已經和平的投降；

本來這暴君的臣民就是在雙方戰爭的都有；

那些高貴的爵士們在戰鬥中的行爲真是勇敢；

這一天的結果已經是大部份屬於你了，

已剩下很少的事可做。

麻

我們逢見許多敵人，

細

故意把刀鋒砍偏。

大人，請到城裏去吧。

〔同下，退場號〕

## 第八景 平原上的另一部

〔馬克白斯上〕

馬

我爲什麼要學做那羅馬的呆子，死在

我自己的刀鋒之上？現在我還可以見到活人，

刀砍在他們身上總是更好。

〔瑪克多夫上〕

轉過來，地獄裏的狗，轉過來！

瑪

在一切其它人中我一直在躲避着你：

可是，你轉身吧，我的靈魂中已經太充滿了

屬於你的血。

瑪

我沒有話講：

我的言語乃是在我的刀上；你這比言語所能形容的

更爲血污的惡棍！〔二人動手〕

馬

你簡直是在浪費氣力：

你若想使我流血，就同你用那鋒利的鋼刀

在那不能砍傷的空氣上刻下痕跡一樣困難：

令你的刀鋒落下在這不能損傷的胸膛上吧；

我的生命受有法術的庇護，它絕不能屈服

在任何一個由婦人所生的人的手下。

瑪

你的法術就算失効了，

令你那仍然受你侍奉的惡魔告訴你吧，

瑪克多夫乃是在時候未到之前從他的母腹中剖出來的。

馬 詛咒那告訴這句話的舌尖，

因為它懦化了我那勇敢的爲人之一部！

永遠再也不要相信這些噁舌的妖魔，

它們對於我們的耳朵保持着他們的諾言，

而對於我們的希望將它毀棄！我不要再同你鬥！

瑪 那麼你就投降，懦夫

活下去做這時人的把戲與奇景：

我們可以養着你，像那些希罕的怪物似的，

繫在一根柱子上，在底下寫着，

「這裏可以參觀暴君」。

馬 我決不投降，

去親吻小麻爾孔脚前的泥土，

去受那下等人的咒詛的污弄。

即使波南樹林已經來到鄧西南，

而且與你非由婦人生育的人相對陣，

我還是要做最後的試驗。在我的軀體之前

我拋下我戰爭的甲冑；動手吧！瑪克多夫；

詛咒那先喊一聲「住下手來，够了！」的。

〔一面交手，下。退場號〕

〔收兵號。軍樂聲。鼓聲與軍旗飄蕩中，麻爾孔，老細華德，羅斯，利腦克斯，開斯奈斯，孟泰斯及兵士們上〕

麻 我但願這時不見的朋友們都平安歸來。

細 必定要有些人喪生了；可是，從這些人身上看來，博得這樣一個偉大的日子，代價可算是低了。

麻 瑪克多夫失蹤了，還有你高貴的兒子。

羅 你的兒子，我的大人，已經付了一個軍人的債：

雖然他祇活到一個成年的時候；

然而已經在他那奮戰

與不退縮的情形中證明了他的勇敢，

似一個英雄似的死了。

細 那麼他是死了？

羅 是的，已經抬到戰場外面去了；你的悲痛的深度定不可以由他的價值來衡量，因為如果那樣它就永無終止了，

細

他事先可會受傷？

羅 是的，在最新綫上。

細 那麼，好，便令他爲上帝的兵士吧！

即使我所有的兒子多如我的頭髮，

我也不能期望他們有更好的死所了：

現在似這樣敲起他的葬鐘來吧。

麻 他的價值遠超過

我所能爲他表示的悲哀。

細 他的價值不會更多了：

他們說他死時很英勇，已經付了他欠人類的債：

就這樣，願上帝祝福他！這裏來了新的安慰。

〔瑪克多夫又上，手持馬克白斯首級〕

瑪 歡呼啊！國王！因爲你已經爲王了：看哪，這裏是

那橫行暴斂者的頭：這時代已然自由了：

我看你的身邊周遭都站滿了你王國裏的精英，

他們都在心裏念述着我的讚辭；

我希望用我的聲音大聲喊出他們的聲音：

讚美啊。蘇格蘭的國王！

全體

讚美啊，蘇格蘭的國王！

〔軍樂大奏〕

麻 我不能浪費許多的時間，

在我仔細計算你們各人對我的愛護，

而使我與你們共享之前，我的爵士及親族們，

自此以後，都晉封爲子爵，是蘇格蘭王在這樣的

光榮中所封賜的第一批。至於其餘當做的事，

將按時間的次序而一一完成，——

如同召回我們那些流亡在外的諸位朋友，

他們都在逃避那無所不及的暴政的羅網；

這死了的屠戶同他惡魔似的王后，

她，據人推測乃是用她自己暴烈的手

結束了她自己的生命，把他們殘酷的

官吏提出來審詢，這個，以及其它必需的工作

由上帝的安排指定我去履行的，

我都要逐漸的在充分的時間與空間中執行：

似這樣，我真誠的先感謝諸位的個人與全體，

我再邀請位到斯康來參與我的加冕禮。

〔軍樂齊鳴。同下〕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莎士比亞全集第一輯十冊精裝  
本共售國幣八萬元正不另售。

翻譯人

版權所有人

發行人

曹 未 風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集精裝本一百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96B

